

# 秘密任务

仇章著



羅成画

內政部調查局資料室

分類號 657.8

著者號 3823

登錄號 19070

資料  
圖記

間 諜 門 智 小 說

秘 密 任 務

仇 章 著



廣 州 民 智 大 書 局 印 行

版權  
所有

翻印  
必究

間諜  
小說

秘密任務全集

著作者

仇章

校訂者

若梅

發行者

民智書局

出版者

民智書局

地址：廣州光復中路

電話：一六九五零

承印者 義合印刷公司

中華民國三十八年九月初版

全國書局書攤有售

# 秘密任務

仇章著

## 前記

勝利的蓓蕾已經開放了數載，人們早把八年對日抗戰艱辛苦難，拋棄於腦後，他們只知道糊混於奢華生活裡，有些沉迷於姦淫漁色中，甚至整日嗜賭，蹉跎歲月，忘記了用血肉換來的勝利，忘記了兵燹流離時候的淒涼苦楚，更忘記了祖國現正處於水深火熱的危險狀態中！

筆者爲着記念一對青年朋友，更爲着警惕黑暗社會中的不良份子，願他們把自己的良心審問一下，是否對得起在戰時爲着祖國的生存，忍離了父母妻子，披星戴月，奔走在救國的路綫上的青年？現在，祖國依然陷於殘酷的烽火之神底掌握中，多少生靈被吞噬？我們應該發奮，要知道並不是苟且偷安的時候了。

這裏，告訴大家一幕在戰時粵北失陷後，一對異性青年如何爲着祖國而演成的血淚史！

### 一

民國卅四年春，倭寇的熾狂野心宛若狂濤駭浪，再次擊進懸靜了片刻的粵北，鐵騎滿郊畿，分兩路上下夾攻，一由廣州出發，清遠，英德，沿着北江上游的小市鎮，都相繼淪陷了。另一路由湖南衡陽直下，在樂昌和我軍激烈地作戰着，烽火之神，再次把殘酷的巨掌，籠罩着整個粵北。

韶關市是戰時廣東的新省會，也是軍，政，商界齊集的唯一重地，在敵人上下夾攻的緊張情況之下，政府命令緊急疏散，人民紛紛向東江一帶遷移，離考隆城約卅華里的一個小鎮，隱藏在青山綠水環繞的偏僻叢林中，風景秀麗，幾個省級機關，都以這地暫駐辦公，它便是被大家認爲最安全的黎咀鎮。

了。

從老隆城乘小電輪到黎咀，只須半天時間，污穢的河堤，整日堆滿着叢叢的人影，他們都在望候腦海中「意中人」來臨。

「雷川」電輪剛到的刹那，一位青年男子左挾着小皮包，右手托着包袱；狀極焦急的從電輪中匆匆上岸，走入鎮來，問了很多間本地客棧，均告人滿，徬徨無主地在街上踱着，正呆呆怔望着街邊的屋子，驟然覺得有人在注視着他，轉眼望去，覺得這人有些面善，然而偶然間想不出對方的名字，那人是一位年華雙十的少女，她步步接近來，毫無羞澀地喚聲：「陳先生！你不認得我嗎？」

「啊！我真眼鈍，你是素燕嗎？」這青年才想起似的，用奇異的口吻問道：「想不到我們還會見面。」

那少女笑着答道：「是的，隔別多年，夢想不到我倆會在這裏相逢，你把行李搬到我家裏，然後再設法找屋吧！」

「那麼太打擾你了，」青年不好意思地說。

「何必這樣客氣呢！」

少女在前面帶路，二人走過了十餘間屋，便到了她家，那是一度舊式的二層樓小房子，一位約十歲的小孩，正在廳中坐着看書，青年舉目四視，祇見地方雖然是十分狹小，但是一切裝置，却不落俗，且富有簡而潔的美，廳的左角懸掛着一幅很大的老人像，暗想在這兵荒馬亂的時候，她却找着這適當的住屋，不禁欣佩贊美。

那小孩看見少女歸來，還帶來一位不相識的陌生男子，便詫疑的問道：「姊；放工了嗎？」  
「是的，陳媽呢？」

「她正在廚房煮飯。」

「陳先生，他是我的弟弟，素光！你還不稱呼人嗎？」

「陳先生！你好，」素光一派天真的說道。

青年坐在椅上微笑，和藹地用手撫着素光幼絲絲的柔荑，素光微笑着露出活潑的神態。少女一壁請他隨便坐坐，一壁走向廚房去，好一會，和一位年約四十的女人奉着菜飯出來，說道：「陳先生！用飯吧！」

「好，不必客氣。」青年很感激地答。

少女指着那女人對青年道：「她是我們的屋主陳媽，待對我們很好，每天都替我煮飯，而且，她的烹飪技術還很高明哩！」

陳媽似乎很快樂的樣子。少女繼續道：「陳媽的兩個兒子前天返祖家去，他答應把樓上放置物件的房讓給你住呢！」

青年連忙說謝道：「陳媽，你真是菩薩般心腸的人，很大的幫助我們落難人，真不知怎樣感激你呢？」

「有甚麼問題呢，陳先生既是沒有家眷的我倒樂得服侍哩！」陳媽很客氣的回答。

其實，在黎咀的住屋是十分缺乏，而且租金是頗貴的，陳媽情願租給這青年，而且不談租金的多少，這是有原因在內的。

飯後，陳媽果然讓出一間空房來，青年把一切安置好了，便和那少女悠閒地攀談別後前事：

原來這青年名叫陳敬清，少女名叫劉素燕，他倆是五年前同在廣州××大學讀書，二人天性相似，感情和諧，是一對很相好的異性朋友，後來太平洋戰事爆發，各跟家人逃難，一旦消息已杳，惟二



人尤念念不忘，敬清的家人回歸故里，他感覺到國家正在被外敵侵犯的危急時候，便獨自參加救國事業。素燕自從日寇侵略廣州，父親遭遇烽火的殘酷，竟不幸殉亡，母親因態度傷感，鬱鬱離世，剩下姊弟二人，孤悽飄零，後來幸得亡父友人李兆麟從事政界介紹入機關做一小職員，姊弟雖然生活僅可糊口，但也可說是有所倚靠了。

二人各說前事，相別多年，昔日豪華，如今變作蕭條冷落，都各自感懷身世。

且說黎咀雖然是像鄉村風俗，但一時繁華起來，人山人海，不少投機份子，乘機做生意，他們合夥組織一間巨型酒店，有些出資現金，有些出資勞務，有些出資財產，在綠柳陰下，晶瑩河堤，設立一間海濱酒店，生意興旺，不少紅男綠女，雖然是在兵燹流離，四面風聲鶴唳的情景之下，但他們以戀愛至上，每日黃昏，雙雙拖至。三杯兩盞欣賞明月東出美景。

流光似水，轉瞬過了一個多月，一日的黃昏，飯後，陳敬清覺得心情厭疚，約素燕到野外散步。

荒野的山道上，遊人如鯽，沿途的野花，含葩吐蕾，爭艷妍麗，絲絲的芬香撲鼻，陳敬清與素燕二人偏肩而行，溫和的春風，習習吹拂，令人尤感清意，素燕的細膩絲髮，被吹得散飛，身材更顯得端莊美麗。

到底見面還是不久，二人均默默無言。

漸漸斜陽西下，紅霞繚繞，阡陌間均呈一片紅色，敬清忽然偶感說道：「素燕，現在的情景，使我憶起五年前廣州的事來了，記得有一個晚上，我倆曾經到市郊去散步，那時候我們曾說過；城市的生活太繁悶了，我們恨不得到鄉村去，然而，戰爭却令到我們能夠實現我們的願望，真是世事莫測了。」

「是的，人生是多麼渺茫？又誰會知道我們會在這裏相遇呢？」

「在廣州，雖然有羊城八景的名勝古蹟，但住慣了又覺得枯澀，我時常感到缺乏鄉村天然美景的

陶冶，現在畢竟使我目觸到了。

素燕也很感喟的道：「我何嘗又沒有這樣的感覺呢？不過現在雖然能夠嘗試到，但四面楚歌，又有誰去欣賞和領略呢？」

「講到局面的問題，真是令人有點憂惻，不過，盡是憂惻又有甚麼用呢？過份憂愁反對於身體有害的。」

素燕聽了緘默不出聲，二人轉過了一條山路，回到鎮上來，這時已經是燈火熒熒了，經過海濱酒店，二人均感枯渴，於是找了一個在柳樹下的座位坐下，夥計奉上香茶，這時飲客積集，月兒漸漸從林叢梢露面，春天的月娥雖然沒有秋天那樣美麗，但也皎潔淒清，絲光射到河面，銀鱗閃耀，像萬度金蛇，橫直穿竄，對河岸小舟上還有一漁翁，借着月光在那兒釣魚，月白風清，楊柳飄拂，樹陰掩影，二人心胸間對天地萬物，望河定神，目灼不瞬。

「敬清，外面的戰事情形怎樣了呢？今天我在辦公廳，聽聞老隆已經疏散，日兵已到河源，是真的嗎？」素燕忽然的發問。

「是的，我今天在各方面打探消息，河源已經失陷了，敵人的先頭部隊在龍川和我方駐守團隊發生劇烈激戰，照如此情形看來，這裏亦未必安定的。」「爲什麼這裏的人還當作毫無其事一樣呢？我真不明白。」

「但又有什麼辦法呢？這裏已經是四面都有敵人了，叫他們走到那處好？不如心情放得達觀些，活一天便過一天了。」

「唉！……」素燕嘆了一口氣，正想說話，倏然來了兩個漢子，其中一個是素燕認識的，另一個却還未曾見過面。

「呵！李股長！你也來飲茶嗎？」素燕說完，忘替他們介紹：「敬清，這是我的上司李股長兆麟。李股長，他是我的舊同學陳敬清先生。」

「小弟姓張字叫川文……嘻嘻……嘻嘻……」站在李兆麟隔鄰的漢子却自我介紹起來。

「請坐！請坐！」敬清笑着說，一面喚夥計搬上兩張椅來。

二人不客氣地坐下，張川文是個矮個子，嘴上長着八字鬚，說起話來總愛用手撫着鬚子，而且喜歡說笑話，他笑的時候兩隻三角形的眼睛深了入去，特別顯得形態趣怪，當下他道：「陳先生是剛到的嗎？」

「不，到這裏已有一個多月，張先生也許到黎咀很久了。」敬清一答一問。

「是的，我和李股長一齊來的。」

「爲什麼我還不認識你呢？」素燕問。

「嘻嘻！劉小姐！我也是到現在才認識你呢！不過劉小姐的芳名，小弟已經聞其久矣！」

弄至素燕有點慚懣，連忙說道：「張先生的大名，真是久仰久仰！」

全座都格格的一齊笑起來，李兆麟道：「張兄是務商爲業，近來忙得很呢！怪不得你們不認識他。」

「張先生！貴寶號是那間？」敬清問。

「小弟一向賣米爲業，雲街十三號源盛米店便是敝舍。」

「夜深了，我們走吧！」李兆麟說完，和張川文站起身來，敬清和素燕也要回家了，他們都爭着付賬，最後還是敬清付了，張川文微笑道：「陳先生有暇請時蒞敝舍指教指教。」

「小弟住在劉小姐家二樓，亦請時常駕臨教導。」

「哈哈……哈哈……」分手後，敬清和素燕慢步歸家。

第二天的凌晨，素燕照常返辦公廳，開了抽底，却見有一封給自己的信，甚覺詫異，舉目四顧，各同事正在埋頭辦公事，靜靜打開一看，只見箋上寫道：

「劉小姐：

茲有要事待商，請於今晚七時駕臨海濱以便奉告爲荷！

弟兆麟敬約三月廿日」

閱畢心裏忐忑不安，胡思亂想，未知因爲何事如此重要？手裏拿着幾件文稿，不知從何抄起。話說回頭，這裏在下得附帶說明李兆麟和劉素燕二人的前事了：自從廣州淪陷，素燕的父親，在第四區司令部任上校參謀，帶着妻兒遷往曲江，這時，有一位將官，爲人足智多謀，但陰險奸狡，素燕的父親不曾注意到他，和他是很投契的同事，後來因軍事調往坪石，水土不服，患疾病斃，遺下妻兒，委託那將官代爲料理，瞑目黃泉也感激他，這將官便是李兆麟了，當下他滿口答應，後來素燕的母親因此噩耗而相繼病亡，李兆麟便携帶素燕和素光，奔走政界，謀着一股長地位，並介紹素燕做一小職員，以維持姊弟生活，李兆麟有一妻跟隨身邊，惟素燕玉潔冰飢，容貌秀麗，他早已存着幻念，疏散到黎咀，便立刻替他找屋住，這時人跡較少，而且適有一土人違犯公法被捕，兆麟仗着省府官員代爲說情，無罪釋放，便得了很多意外的財產，素燕的住屋也是情讓的，屋主人陳媽，便是那犯人的妻子。

這天傍晚，李兆麟獨自先到海濱酒店，這時飲客較少，他找着了一個較靜的座位坐下，不久劉素燕果然應約而來，看見他已經在等候，慚赧道：「李股長，對不起！要你等候好久了。」

兆麟忙答道：「不！我也是剛到的。」

素燕坐下後，兆麟斟了杯茶給她，然後問道：「劉小姐，昨晚那位陳先生是你的舊同學嗎？」



含着無限詩意，對岸的漁翁白鬢柳鬚，單薄襯衣，受不起深夜的寒意，便荷着竹桿踏上歸途去了。

春天的天氣多是雨紛紛的，倏然飄來了一塊無主孤雲，絲絲的細雨，似露非露，雨慘雲愁彷彿催促人歸去，二人祇得鬱鬱而別。

時鐘敲着深夜的時辰，素燕睡在床上，輾轉不能成眠，心情快快不樂，忽然聽見屋後的柳樹發出一種奇異的聲音，起初以為是下雨，但從後窗望去，只是一個黑影爬上樹頭，瞬間不見，是時萬籟俱寂，素燕甚覺驚異，好一會，嗅到陣陣紙灰烟味，才恍然大悟，立刻靜靜下了床，慢步走上樓上，到敬清的房間來，這時灰烟味更濃厚了，她俯着首，想從門縫中看看裏面的情形，然而大失所望，門縫已經用紙貼密了，祇得失意的下樓去。

雲街十四號源盛米店主人張川文，一晚在樓上請客，燈紅酒綠，極表奢華景象，一陣陣狂歡笑聲，飲客慶高采烈，張川文雙手把酒，站立起來，向各客人道：「各位老兄！今日小弟特請駕臨敝舍，敬三杯兩盞淡酒聊申敬意，此後願各位多多協助，我們快樂地乾杯！」

歡笑聲頓時充滿了屋宇，一位八字鬍子老者仰首問道：「張先生！不是我們小氣，將來事成之後，保証我們一定有鄉長做嗎？」

張川文微笑道：「李保長！請你放心，不但有官做，還可以有一筆鉅款酬勞哩，哈！哈！乾杯！以後我們慢慢再談。」說罷舉杯一飲而盡，各客人均盡量豪飲，直到月上高掛，鼓敲三更，各人才含醉告別。

張川文盛情地道：「小弟送各位一程。」

一群人踉蹌的樣子，各自回家歸去，張川文徘徊街頭，酒氣上湧，獨自漫步到河邊，清風吹來，令人胸襟開豁，尤感涼意，心懷歡暢，唱着胡嚕的調子。

「今宵有酒今宵醉……」  
可憐沒有美人醉……」

霍地一響冷槍聲，張川文艾育倒地，

一個黑影慢慢地挨近他的身邊，狂笑道：「老友！我等待你很久了。」

說時遲，那時快，驀地張川文一躍而起，手執的亮亮的匕首向着黑影喉嚨刺去，黑影來不及提防，連忙把身一斜，却刺中左臂，鮮血淋漓，衣襟沾濕，他在此生死關頭，不甘示弱，舉起右拳，向張川文額上擊去，張川文喫了一拳危危欲倒，手拳一鬆，匕首打鎗落地，但人到危時精神愈振，張川文雖腿中槍，但身離黑影不到一尺，便奮發精神，雙手向黑影一攬，竟欲使用柔法，把敵人拋落河中，然而黑影早已提防此着，也把雙手交叉捏住張川文的頸，二人互相拼命用力，緊緊攙着，竟站立不穩，一齊跌在河堤，如滾地葫蘆，雙方死力掙扎，一些兒也不肯放鬆，不久，竟滾落河中，二人雖諳識水性，但互相緊抱，終於沉落河底，春季多雨，月水高漲，紙見白浪滔滔，水起濺沫，二人格鬥河底，到底黑影手臂已傷，運力不夠，漸漸支持不住，危險萬分，看看手兒絕力，正在千鈞一髮之際，條然聽見一聲慘叫，原來張川文頭腦碰着河底巨石，腦漿破裂，如此一個矮蠻，竟葬身魚腹，飲恨黃泉去了。

黑影連忙爬上岸，只見左手劇痛，臂力全無，幾若暈倒，幸而理智清醒，極力忍耐，慢步歸家，從後牆靠近的巨樹攀爬回房，燃着油燈正用白布包裹傷口，驟然一陣敲門聲，不由得不慌張起來，但他機警異常，手按着那管手槍，然後喚道：「……是誰？深夜到來幹嗎？」

「是我呢？敬清。」

認得是劉素燕的聲音，才舒了一口氣，把手槍藏在枕底，然後開了房門，伴異道：「素燕，這麼

夜了，還未睡覺嗎？」

劉素燕笑着道：「是的，我心情有點不安，總睡不着。」

「說話低聲點，勿嘈醒了陳媽，擾人清夢，到來有什麼事呢？」

「有件對你很有關係的事。」說完坐在敬清的牀邊。

「什麼事這樣值得重要呢？」

「敬清！你受傷了嗎？和誰打架來？」素燕忽然看見他的手臂用布帶紮着，急切地問。

「沒有和誰打鬥，只不過今天跌了一交，把手骨折斷了。」敬清若無其事的答。

「清！你來黎咀是一個人來的嗎？」

「是的。」

「你來黎咀有什麼職業？」

「現在暫時還未找着。」

「你知道嗎？有人懷疑你的行動有點神秘。」

「他們說我是什麼呢？」

「說你是一個漢奸。」

「任由他們去說吧！」敬清淡淡地答。

「那末你承認你是漢奸了？」素燕憤恨的問。

敬清笑着答道：「他們既然如此說我又有甚麼辦法辯駁呢？」

素燕倏然從敬清的枕下拿出了手槍，憤怒地睜大了眼睛喝道：「敬清！高舉你的雙手！」

敬清吃了一驚，邊舉手邊問道：「素燕！你癲了嗎？」

「我完全沒有癲，敬清！我看錯你了，想不到你原來是一個萬惡不赦的賣國賊！漢奸！走狗！我爲着了祖國，爲着了同胞，我要把你槍殺！你的行動，與魑魅的魔鬼無異，我早已經留心你了。嘿！你這個漢賊！爲着全黎咀數萬條性命的安存，我要把你殺死！」說完，咬緊着牙根，食指按着槍機，惡狠狠想開放的樣子。

「哈！哈哈！任你殺吧！陳敬清如果是一個貪生怕死的人，也不會到這裏來了。」敬清挺起了胸膛，緊閉着雙眼。

「你不會懺悔嗎？不會埋怨嗎？」

「我沒有懺悔，我更沒有埋怨！」

然而很久還沒有聽見槍聲，敬清睜開了眼睛，只見素燕伏着枕悄悄地飲泣，才槍已不知何時跌在地上。

「素燕！你哭幹嗎？」敬清驚異地問。

「任……我……哭……吧……我……以爲……你……或者會……改……過……自……新……然而

而今是……沒……有希望了……敬清……你……爲什麼埋沒了……良心……幹這些……出賣同胞……出……賣祖國……的罪惡……行……爲？」素燕愈哭愈更淒慘，淚珠滔滔汨汨的湧出眼眶來，頓覺萬感蒼茫。

「素燕，你不要再哭吧！免至有傷身體。」

「不要理我！你這個沒有良心的走狗，漢奸！」素燕淚雨滂沱，更覺憤恨！

敬清想想既然一切事情已經成功了。把真實情形告訴她，免至發生誤會，便毅說道：「素燕，凡一件事務未能分清，便胡說知爲，往往會發生誤會的我真實的告訴你吧，我是漢奸的仇敵，而不

是漢奸，只不過奸人用反間計欲害我而已。」

「甚麼？你是漢奸的仇敵？你是……」素燕狂喜的說道。

「是的，請你說話不要太大聲。」

「你來這裏是因爲對付漢奸的嗎？」素燕驚問。

「不錯，現在我的任務已經完成了，短期間內便要離開這裏。」

「到那裏去呢？」

「興寧。」

「呵！真對不起，剛才得罪了你。」

「當你還未明白的時候，我是不會怪你的！夜深了，你應該休息了，明天不要辦公。」

劉素燕笑着道：「我心情十分愉快，沒有疲倦，你的手還覺得痛嗎？待我替你……」

「沒有痛了，謝謝你好意，去休息吧！」

劉素燕也覺得太夜了，口得下樓回到自己房中，滿胸怨愁憤恨，都消失了。

第二天早晨，陳敬清遍體發熱，不能起牀。

素燕十分就心，沒有去返辦公，親自去請了一位醫生來替他診脈。

服過藥後，熱度稍減，敬清十分感激素燕小心耿耿的服侍，看見她坐在床邊輕撫着她的玉手道：

「素燕，對不住，你這樣辛苦的服侍，真是使我萬二分感激。」

「這是我應該要做的責任，你何必說這些話呢，」素燕慢慢地答。

「素燕，你對待我太好了，我這次來黎咀，如果不遇着你的話，也許到現在還未有屋住呢，燕，

何時抗戰勝利了，讓我們回到廣州去，過着悠閒舒適的生活，你認爲好嗎？」

「你不要說這樣的話，你是有光，有熱有血氣的青年，應該爲民族多做些大事。」

「素燕，我十分歡喜接納你的誠意。」

「休息吧！不要說太多話了，覺得渴嗎？要不要杯開水？」

敬清感情的答道：「謝謝你，我的病是很輕的，不用煩你整日看待了。」

素燕倒了杯開水給他，等他飲完了，然後讓他靜靜地休息，自己慢步走到窗前，昂首望着藍蔚的天空，心懷無限歡悅，春天的景緻是十分美麗的，外面皆呈盎然的景象，遠望河邊絲油油的一片青草，密密的蘆葦，碧綠的河水，心裡不覺暗中贊美春天賦予大地景象的美麗，覺得春天真是可愛！

## 二

過了幾天，陳敬清的病已經痊愈，而且時常得到素燕的安慰，心情甚覺歡暢，獨自常到郊外去遊覽，除了星期日之外，素燕必定要返辦公廳，而素光亦到鎮上的中心小學校去續書，一天的清晨，東方才微微發白，陳敬清已經起牀，獨個兒倚着窗濫，向遠處的景象眺望，欲呼吸新鮮空氣，正在無限欣悅的時候，驟然聽見隆隆的機聲，一會兒，便見三隻飛機在雲層中飛翔，心情突然變作頹喪地輕輕的嘆了一口氣，然後回轉身正欲走近牀去，只見劉素燕站在自己的後面，微異的問道：「素燕，你還未去辦公嗎？」

「是的，現在還早呢！清，剛才你嘆息甚麼？」素燕問道。」

敬清慢步挨近牀邊躺下，好久沒有回答，紙是鬱鬱不樂的樣子。素燕關懷的再問道：「清，你有點不舒適嗎？我勸你還是遲些起牀好。」

「我並沒有不適，只不過……」敬清微微的答。

「只不過甚麼呢！清，你說罷。」

「燕，我的病已經好了。」

「既然愈了不是很好嗎？」

「但是……」敬清說了「但是」兩個字便停止了不作聲。

素燕這時已經明白了，芳心也覺得有點悵惘，但英明的她，還當作不知的對他道：「清，你休息吧！我返工去。」說完下樓而去。

敬清望着她的背影，緘默着一會，霍地起身收拾行囊，但仍然低徊着在像想些什麼似的。

「陳先生，收拾行李到那兒去？」陳媽偶然從房門走過，驚奇地問他。

「我要離開這裏了，陳媽。」敬清有點依戀的神態。

「哦，你走了嗎？爲甚麼不住多幾天呢？」

「陳媽，謝謝你的好意，但我已經決定走的了。」

陳媽也悵悵的垂下頭，好一會又問道：「陳先生何時走呢？」

「上午沒有電船，大約下午便走了。」

「那麼待我早些去煮飯。」說着慢慢地走落樓去。

時光過得真快，剎間便到正午爐陽高掛的時候，素燕放工回來，陳媽立刻告訴她敬清要離開黎咀的消息，他頓然覺得很悲痛，然而仍然很和淡的樣子，這時敬清走落樓來，她才問道：「清，你要走嗎？」

敬清兄「唔」的應了一聲，二人各自暗裏掙痛，草草用過了午飯，敬清攜帶簡便的行李到河邊，看見素燕也跟着去，並不阻她。

二人默默無言的站在河堤，不久電輪從對河駛近來了，大約停十分鐘便繼續開航了，素燕帮着把行李搬上船。找了一個較好的卡位安置好了，二人又落到河堤來。

「清，船快要開行了，你還是回到船去吧！」素燕說着聲音帶點沙啞。

「燕，你先回去吧。」

這一對初戀的愛國青年，現在正臨離別的時候，而且說不定以後永遠沒有見面的機會，怎不會傷感呢？素燕看見敬清無限哀思的樣子，極力抑制自己悲痛，鼓勵他道：「上船去吧！清，祖國正需要你，我們以後還有見面的日子……」

敬清被她的言詞鼓起了勇氣，英俊的臉頰呈歡容，想起了祖國，想起了無數的同胞正在被敵人壓迫，和蹂躪，愛國的熱情昇到極點，驀地離開素燕走上電輪，到了船頭，這時電輪已經慢慢的離岸，開始向前駛去，二人皆微笑着相對。

漸漸船身由模糊而變作不見了，晶瑩點點的淚珠流到面頰，素燕依依不捨的離開河堤，慢慢躑躅着脚步回家。

陳敬清由黎咀搭電輪到老隆城，再由老隆城步行往興寧，這時他早已把素燕忘懷了，曉行夜宿，不一日已到興寧，走入城來，看見到處皆積滿人羣，非常嘈雜，而且不少汽車風馳電掣的在馬路上來往，陣陣硝煙蔓迷，人人都像離開到別處去的樣子，還有很多舖戶已經關閉了，景象與從前大不相同，敬清過街轉巷，來到一間破舊的小屋門前，舉手將門敲擊：「砰！砰砰！」

門呀聲而開，一位年約五十的老媽子伸出頭來，看見是敬清，驚喜道：「清兒！你回來了麼，趕快入來吧！」

「是的，媽。」敬清邊說邊走入去，裏面非常黑暗，伸手不見五指，摸着轉過了一條黝黑的走廊



「你們二人出去探取消息是很好的，但是要留心一點，不要被別人知道自已的身份。」趙文燦說完，他二人便到外面去，陳敬清想起一件事倏然問邵容亮道：「怎麼不見了司徒昆仲呢？」

「他倆今早便被派到龍川去。」

二人走到馬路來，談談說說，現出很自然的樣子。

「邵兄！今天生意旺麼？」

「唉！不用說了，冷淡得很呢！」

「我勸你還是轉行好。」

「那麼做什麼事業好呢？」

「來吧！我們到興泰去談談。」

興泰是一間U型的甜品店，這時積滿食客，二人找了一個最熱鬧的位置坐下，容亮問道：「陳兄！你剛才叫我轉過一行，究竟那一行好呢？」

「現在最好的便是設客棧。」

「客棧嗎？這條路走不通。」

敬清正想說話，驟然傳來了數响冷槍聲，街上陣陣嘈雜的喧譁聲，還夾着有「打死他！他是漢奸！」的喝喊聲音，興泰甜品店的客人驚慌起來，連忙爭着付賬離開。

敬清突然發現一個滿面兇惡氣息的漢子斜凭着窗口，手裏暗中拿着一枝手槍，槍口從牆隙洞口伸向外面，連忙拉拉邵容亮的手，二人會意，暗中頂備進行工作，外面的槍聲依然不斷的發生，那個漢子拉動他的槍機，便聽見「砰！砰！砰！」兩响槍聲，外面也跟着有「啣！啣！」的叫聲。

敬清靜靜對容亮說：「事不宜遲，趕快動手吧！」

容亮驀地跳了過去，一手緊捏着那漢子執槍的手，一面喝道：「你幹甚麼？」那漢子意料不到有人發現他的秘密，徒然面色大變，但他力持鎮定，冷笑答道：「請你小管閒事，先生！」

「不！我決不容許你暗箭傷人！」

那漢子急熬得很，他恐怕外面的人沒有了接應，而容亮又緊握着他手不放，咆吼一聲，揮拳向容亮太陽穴擊來，容亮忙把頭一低避過，運用脚力，飛起一脚踢中那漢子的腹部，漢子「啣」的一聲，栽倒在地，手槍跟着被容亮搶在手中，然而漢子還想拼命反抗，正欲爬起身，却被容亮用槍指着，不能動彈。

敬清便立刻走近窗口，只見大隊軍警已到彈壓，並且已經捉獲多人，便示意給容亮，容亮即用槍柄向漢子腦袋擊去，漢子便昏在地上。

「爲什麼不殺掉他？」

「算了他吧！這頭苦也夠吃了，而且開槍便被外面的人聽見的，這時興泰的客人只剩了幾個，都被嚇得木鷄般呆立着，敬清和容亮把手槍收藏好了，從容逸去。

二人正想回去，傳了幾個灣子，驀然聽見遠遠有濃密的機槍聲，及「隆」！「隆」！的砲也跟着響起來，這些突然而來的不幸消息，使他們大大的吃了一驚，立刻急速砲回去。

街上人聲沸騰，喧嘩異常，有失去兒女而呼喊的，有失去父母而喊救的，犬馬亂馳，人羣混雜，漸漸地槍聲愈來愈大，砲聲响徹雲霄！

振興路迴龍里十七號裏面的一羣愛國青年，都在靜候趙文燦的指揮。

「逸華同志，你還是先發電告知總部說我們現在立刻離開興寧。」

「是！好的。」

「邵陳兩位同志，剛才街上的情形怎樣？等我們知悉了好擬定個良好的計劃。」

「首先，」敬清答說：「有幾個漢奸混合在人羣中，欲藉此擾亂秩序，便和軍警發生衝突，後來日兵便倏然而至，跟守軍作戰，現在街上的情形，真是紊亂不堪呢！」說完，還將剛才的情形一五一十的告訴給大家。

「各位同志！我們預備走吧！到韶關去再幹！」文燦命令式的說着，回轉頭又對朱逸華道：「請你把這裏所佈置的秘密機關完全破壞，否則便會被人發覺我們的痕跡的。」

外面的槍砲聲已經很近了，衆人都換上了本地的土裝，赤着脚，化裝爲土人模樣，各自背上簡便的行囊，大約十分鐘的光景，衆人便起程離開，走出廻龍里，只見人跡全無，車馬稀少，走到城東，恰巧守軍正預備退出，還有很多難民跟着，他們便混入了行列，拖着輕快的步伐，踏上逃難的旅程。

不過半點鐘的時間，興寧城，便陷入魍魅的日兵之手了。

守軍到了老隆城，便留下駐守，因爲離老隆城約廿里路的龍川，已經被日兵所佔，趙文燦一行人欲到韶關，便只得冒險向龍川進發。

「同志們！我們的傢伙棄了吧，到龍川要受日軍檢查的，祇要我們能夠鎮靜，絕對不會發生甚麼亂子的！」在半路上，趙文燦吩咐大家，於是衆人都各自把手槍拋棄在路旁的叢林中。

入夜月色迷朦，他們便到了龍川，一隊日兵架着輕機，爲首的軍曹命令兩個日兵搜查各人的行李及身上攜帶的物件，各人雖然心裏有點驚懼，但絲毫沒有露出半點異樣，檢查完畢，和那軍曹咕嚕的說了一會，才把他們放過。

龍川是一個較小的市鎮，但因爲失陷了整個月，土人紛紛恢復營業，而且已經有了偽鎮長主持執

政，這是日軍唯一的好手腕，鎖上全是日本兵來來往往，衆人來到一間雜貨店，祇見有一個漢子坐在門口，店內的貨物已經全無，趙文燦步上前向那漢子道：「老兄可以做做方便讓我們休息一晚麼？」漢子望望他們，見是土人裝束，便點點頭答應起身帶他們入內，順手把門關閉，一齊入到裏面的房子來。

房中祇燃着一盞微弱的油燈，四面密密很覺陰森的景象。

「司徒傑同志！事情弄成怎樣了？失敗嗎？不要灰心，怎不見了司徒原同志呢？」文燦測着了幾分不妥，問那個漢子，那漢子伏案淘哭起來；「各位同志們……我們……太對不起你們了……原哥……已經……被……那個……萬惡不赦的……漢奸孔樑……所殺了……唉！失敗！……一切都……失敗！」說完還是哭泣。

「司徒同志！你不要這樣脆弱！哭什麼？我們只有流血！不應流淚！」趙文燦堅毅地說。司徒傑停止了哭聲，忿忿的舉拳敲擊着枱，憤恨的道：「漢奸！可殺的漢奸！去！我替原哥報仇去！」霍地站立起來，但不久又頹喪的坐下。

陳敬清慢步躡近他的身旁，眼眶也充滿淚珠，拍着他的肩膀，帶着沉重的口語道：「同志！你不要悲傷了，來吧！我拚了這條命，和你二人替原兄報仇去！」

「陳同志！那……個走狗已經離開……此地了……叫我……怎樣報仇呢？……」司徒傑忽然觸懷，淚又潑潑而下各人都無限悲痛。

沉默，大地一切都在沉默！

好一會，趙文燦對大家道：「同志們！今天，這個噩耗，我們知道一位伙伴又倒下去了，這是我們永遠不會遺忘的，然而，司徒同志！原兄是怎樣死的呢？」

司徒傑揩一下淚兒，便告訴大家司徒原死的經過：

原來司徒昆仲被派到龍川去，也是跟蹤一個大名頂頂的漢奸孔樑，這孔樑爲人奸險狡猾，且精幹異常，他是專替日軍偵查情報，及搜集東江一帶重要地方的軍事圖形，因此司徒昆仲便想把他幹掉，但總沒有機會。

有一天，司徒原獨自在街上遇着孔樑和幾個日本軍官喝醉酒，踉蹌着左搖右擺，司徒原以爲機會莫失，乃鼓起勇氣，躲在一間白屋的牆脚，用石柱遮掩自己的身體，拔出手槍向孔樑「轟」的一聲擊去，不料孔樑爲人機警，早已發覺司徒原，故只把一個日本軍官擊倒，而司徒原想放第二槍時，已被兩個日本兵擒獲，不久，便不加審訊的被槍決，這是孔樑命令的，後來司徒傑知道這個恐怖的消息，悻悻的想替他的哥哥報仇，但是孔樑從此日起已經不現廬山面目，離龍川到別處去了，司徒傑苦思無計，只得暗自傷心流淚。

「同志們！司徒原同志的死是光榮的，是偉大的，今天，我們大家站着默念三分鐘，表示哀悼我們英勇的伙伴！」趙文燦說完，衆人站立起來，垂下頭靜靜的緘默着沉思。

### 三

外面街上傳來陣陣的獸兵狂呼聲，像針般刺着衆人的心弦！房子裏充滿悲哀，憤恨的氣氛，棹上那盞慘淡微弱的油燈，已不知何時熄滅了，房裏顯得異常黑暗。

一會兒，衆人慢慢地仰起了頭，趙文燦道：「各位同志！孔樑既然不在這裡，我們不能攔延了時刻，立刻到韶關去，再一起苦幹過！」

司徒傑驀然咬牙切齒的自言自語道：「孔樑！這個奸賊！這個和我有不共戴天之仇的漢奸啊！總

有一天！我要親手報仇，我要手刃這巨奸！」

「司徒同志，我祝你不久的將來，能夠復此大仇！」陳敬清聽見了司徒傑的悲恨之話，也十分同情地說。

十分鐘後，他們一行人又離了龍川，潛過燈塔，連平，大坑口，行了十多天的路程，便安然無恙的到達目的地——韶關市。

這時，韶關市已經失陷了幾個月，市區呈現的只是敗瓦殘垣的景象，趙文燦領導衆人到市郊的黃田壩去。

黃田壩，這個地名，凡到過韶關的人必定知道得很清楚的，它位於一條北江支流的沿岸，在戰前，人烟稠密，商業繁榮不亞於韶關市區，現在雖然被日寇所佔，但在敵偽管治之下，也熱鬧得烘烘起來。

這裏，有一間規模較大的旅店，名叫幅來館，館主人是一位年紀老邁的人，姓方單名一個康字，他老人家膝下有三個兒子，均是在經商，是一位富裕的家庭，方康雖不是敵偽人物，但也喜歡和日本高級官員來往，結識不少有權有勢的人物。

趙文燦等人到達幅來旅館，僕歐們連忙笑着迎接他們，並問道：「先生們是來租房的嗎？頭等房呢？還是二等呢？」

「不！我們是遠地來找這裡的朋友的。」趙文燦代表着答。

「那麼！找誰呢？」僕歐奇異地問。

「一位老伯伯，」趙文燦慢慢地答。

「你們來得適時，他正在裏面呢，請到裏面去坐坐。」僕歐彎着身請他們入內。

一位僕歐帶着他們到會客廳來，等候了一會，便見館主人方康到臨，他和衆人握手互道寒暄，並命僕歐把各人的行李安置好了，然後又道：「各位請到四樓去談談。」

原來福來旅館只有二，三兩樓及樓下是租給客人的，四樓却留給館主人自用。

四樓的樓口有兩個僕歐把守，衆人上了四樓，來到一個小小的客廳裏，方康微笑着請大家坐下。

「各位同志歷盡艱險爲祖國僕僕風塵，功勞不少，小弟自醜無能到現在一事無成。」方康感喟地說。

「方同志不要太過獎了，其實我們何嘗不是沒有幹過甚麼偉大事蹟，只不過有一分熱，發一分光，盡力服務而已。」趙文燦虛懷若谷的答。

「興寧城失陷了嗎？」

「是的，在敵衆我寡的情形之下，怎能守得住呢！」趙文燦說完忽問道：「這裏的情形比較好些嗎？」

「人心較爲安靜，敵人方面這幾天非常震動，最近又從長沙遣派十七師團的軍隊到這裏，據我們得悉是將要到廣州去的……」停頓了一會又道：「時局方面，盟軍已進攻疏璜島，且捷捷勝利，每天總有幾百架盟機去轟炸日本國土，如此看來敵人真是岌岌可危了。」

衆人聽了都無限喜悅，祇是司徒傑仍然愁眉不展的樣子。

談論了很久，天已經漸漸黑了，於是衆人便作旅客的在福來館住下。

光陰似箭，很快的過了兩個月，一日的下午陳敬清和司徒傑二人因事到五里亭去，五里亭在韶關的南郊，也是在河岸，二人來到一間茅屋的米店裏，把命令傳遞給同志之後，從沿岸一路兜風。

這時，有很多個日兵在河中洗澡，脫赤了身體，毫無廉恥的在水中跳跳翳翳。驟然司徒傑驚喜的

跳起來，口裏不斷地嚷道：「啊！是他！……」

「甚麼？是誰？」陳敬清詫異地問。

司徒傑一手拉他到一株大樹下，低聲道：「在河中間停着那隻木船你看見嗎？」

「我看見的，什麼事呢？」

「站在船頭的兩個人，其中一個便是孔樑……」

陳敬清也十分歡喜的問道：「你看清楚嗎？不要認錯了別人。」

「是他，決不會錯，哈！哈！今天才遇着這個奸賊！司徒傑愈脫愈興奮，一手插入衣袋中，像準備惡鬥的神態。」

「不要鹵莽，免至又闖禍，反而仇不能報。」敬清忙阻止他心情的衝動。

「機會勿失，我們趕好設法呀！」

「我認爲應該見機行事，最好回去報告大家知，然後……」

「不能！不能讓他們知道，否則他們一定不肯給我復仇的！」司徒傑急切地說。

「既然如此，我們還是在岸守候他吧！」

於是二人商定了計劃，分開手在岸守候他上岸。

然而直到入夜，天空中被很多塊黑雲遮蓋，月亮和星均沒有露面，大地一片黑暗，陣陣陰風括着他們的面頰，還未見孔樑的影子，司徒傑昂首望着陰霾的天空，心裏並沒有畏縮，倏然腦海中徘徊着司徒傑的影子，彷彿還聽見他在對自己說：「傑弟！替我報仇吧！弟！不要怕！」心裏更增加了無限勇氣，傷懷的淚珠滾滾流出眼眶，他不顧一切的跳落水中，急速游到河中去。

將近船身，便靜靜地潛入水底，等候大約十分鐘，爲着要吸氣，又祇得浮上水面，事有湊巧，孔

樑正把頭從船艙的小窗伸出外面，司徒傑立刻拔出手槍，向他發射，但是可惜得很，手槍被水侵透後子彈不能射出，而却被孔樑發見了他，連忙把頭縮了回去，按着船上走出了十多個日兵，架着槍向河水開擊，司徒燦潛在水底不能太久，可憐兄仇未報，命先喪失，身中數彈，屍體隨着滔滔江水飄流。

岸上的陳敬清驀地聽見「突！突！」的槍聲知道不好，但爲着要去救司徒傑，冒險的悄悄地潛落水中。

大地黑漆得很陰沉，兩岸的行人都被槍聲嚇得躲藏起來，陳敬清獨自暗泅水往救司徒傑，河水被風吹得洶湧異常，浪聲滔滔巨响，司徒燦的屍首已經湮沒，無從尋獲。

然而陳敬清還懷着暗中祝福的心情，一面還在河中捉摸，船上的日兵因爲恐怕不止一人，繼續開槍向水中亂射，並且用電光向水面巡迴照射，像勢臨大敵的樣子。

熱烈的心情正在奔騰，陳敬清絲毫沒有畏縮，漸漸地他還想潛近敵船，爲着救同志的心切，不得不冒險一次，於是他鼓起了勇氣，向前游去。

驀然間，一度白光從身邊掠過，接着槍彈如雨般向他四面開擊，河水掀起巨浪與波濤，陳敬清覺得四肢麻木無力，恐怕支持不來，致被浪濤所吞噬，連忙轉身向岸游去，這時又有一度白光閃過，他模糊地發覺河水有斑斑紅色，頓時一種驚懼的想像浮現在他的腦海中，「血……這是血……」

於是他禁不住打了一個顫慄，爲着了性命，他不能不吞淚在細聲呼喚司徒傑，一面游回岸來，槍聲依然在向大地的景物示威！

到岸了，心神惴惴，躊躇了一會，還想下水再找尋司徒傑，但是臂力全無，且理智迷糊，行路蹣跚的樣子，只得勉強向街上走去，走不上十來步路，更覺精神迷曠，火花迸亂，驟然眼前一黑，昏倒

在地。

黃田壩福來旅館的一群地下工作者，到深夜還未見陳敬清及司徒傑回來，知道一定出亂子，各人焦急萬分，分別到各處找尋，依然不見二人的影子，後來聽見槍聲，趙文燦偕向邵容亮趕往五里亭來，但已經被日兵執行戒嚴之下，不能通過，只得啞喪的回去，籌設挽救的方法。

話說陳敬清朦朧間覺得遍體劇痛，不能動彈，睜開眼請一看，不禁楞然，原來自己正躺在一張舒適的牀上，手和腿已不知何時用白紗布包紮好了，才恍然明白自己是受了傷，再窺察四面的景物，却是一間房子，房子的左角有一張木棹和兩張椅子，棹上放着些醫藥物品及茶具，房的右邊有着一個小窗。這時陽光正照射入來，房中沒有人，但在右角粉白的牆壁上懸掛着一面太陽旗，他知道自己已經做了敵人的俘虜，他想起牀，但是身體隱隱作痛不能轉動，於是他堅決地預備必要時爲國而犧牲，他又想起昨晚的事，心裏有點顫動，驟然司徒傑的影子呈現在他的眼前，渾身鮮血淋淋，狀極淒慘，他忍不住滾滾的流淚，而瞬間又不見了，這可怕景象，想着親愛的夥伴，心情宛若刀割般作痛，恨不得立刻去報仇，但是環境不許可，只得頹然的閉着眼在沉思，這時他又發覺自己身體在發熱，病魔又開始縈繞的纏着他。

「同志……我拚這條命和你報仇去……」他又想起曾經和司徒傑所說過的話，覺得十分興奮的爬起身子來。

受了重創的身體經過搖動，發生巨大的劇痛，幾乎使他昏去，他只得慢慢地躺下。

倏然房門呀聲而開，敬清連忙緊閉着眼，他在想如果進來的是兇惡的日本軍官，他必定要設法把他殺死，以雪仇恨。

#### 四

好一會，覺得有一隻手在撫着自己面額，不覺地微微打開眼睛，但却出于意料之外，原來是一位穿着白素布衣的妙齡女郎，坐在牀邊手裏拿着一枝小小的探熱針。

那女郎生得瓜子面兒，一雙秀麗的眸子，雪白端莊的容貌，絲毫沒有裝扮，顯出天然長成的美姿，身材更生得嬌小玲瓏。

他看見敬清已經醒過來，便微笑着把那枝探熱針遞到他的口邊，一面說道：「先生，請微開你的口，讓我探探熱度。」

敬清把口唇微開含着那枝針，大約過了五分鐘她便取了用藥棉抹過後，看了一眼，很關懷地說道：「先生，你的熱度很高哩，待我給些退熱的藥粉你服下，先把熱度減底些。」

說完到棹上打開藥包，取出兩包藥粉倒在杯裏，用開水調和，然後走近牀來，一手托起敬清的頭，一手把藥杯送到口邊讓他飲下。

「先生，請你不要過度思想，靜靜地休息一下……」她一面說一面慢慢的走到棹邊取了藥包，然後出房而去。

敬清覺得精神疲憊，朦朧間又睡着了。

及至醒來。已經入夜，祇見那位女郎默默的坐在牀邊，房正中的電燈發射出無數的光芒，把房內照得如同白晝。

「舒服點嗎？先生，還覺得那裏作痛？」電燈的光把女郎的面頰照射着，顯得更加嬌麗。

「謝謝你，我覺得很舒適，而且，熱也退了，」敬清將手摸摸自己的面額。

「是的，我希望你快些痊癒……」

敬清偶然想起一件事，急切地問道：「小姐，你知道那個可惡的孔樑有沒有死去呢？」

「他麼？我知道很清楚，他並沒有死……」

「唉！他還未死嗎？這……豈不是枉費心機麼？……可憐的司徒傑，未知他是否還生存于世

……唉！這是我的錯過，是我……失策啊！……」說完，忿恨地緊握着拳頭，用力把牀  
搥了一下。

「先生，你得明白你的傷勢並不輕啊！我勸你靜憩些好……」

「小姐！我已經預備死的了，死！有甚麼問題呢？死有輕於鴻毛，有重於泰山，只要死得有價值，不是很光榮的麼？」

「先生，我很羨慕你，」女郎很欽佩地說：「不過……我認爲情感太於衝動，往往做事會失敗的……」

敬清用奇異的眼光看了他一下，覺得這位女郎所說的話意義甚爲深刻，這是不錯的，應該守候時機，不要草莽，於是緘默着不再說話。

「先生，我倒忘了，你貴姓呢？」女郎偶然想起便問。

「我嗎？……」敬清想了一想，覺得不便說出真姓名，便胡亂道：「我姓李，名叫芸生……」

哦！我還未知道你的芳名呢！」

「我的名字叫做川田鶯子。」女郎爽侃的說出她的姓名。

「你是日本人嗎？」

女郎點了頭答道：「是的，我是日本神戶人。」

他不禁愕了一愕，原來她是一位日本女郎，但他又怎會行動舉止完全像我國人呢？而且她又怎會講得純正的廣州話呢？正在胡疑的想着；這時女郎似佯乎道他在懷疑，便告訴他道：「我從小就離開

了家鄉到中國來讀書，因為我的母親是中國人，我……」她忽然觸懷的停頓了不再說下去，一會兒却轉換口語道：「夜深了，你休息吧……明天清早便有醫生來替你診脈的。」

說完，到棹邊倒了杯微溫的開水放在牀邊，然後說道：「口渴的時候把它飲下，我走了，晚安。」格的一聲把門關上，出房而去。

敬清望着她的背影消失了，便微微的吮呷了一開水，腦海中徘徊着一種虛幻的想象，又意輕的嘆了一口氣，把手將牀頭的電掣關了。

皎潔的月亮，放出絲絲的光輝，照耀着這間靜穆的房子。

翌日清晨，一位日本軍醫偕同川田鶯子到來替陳敬清診脈，陳敬清雖然心裏有點痛恨這位日本醫生，但他表面却沒有什麼顯示，那位醫生並沒有說些甚麼，看了脈和川田鶯子說了一番話，便開了房門獨自離去。

「鶯子小姐，剛才那位醫生是那裏派來的？」敬清想刺探一下內中情形，便借題向川田鶯子發問他是這裏醫院的醫師，李先生，你現在覺得怎樣了？」

「好得多了，我想起身來行走一輪，悶得我幾乎窒息了，准許我嗎？」敬清像哀求的樣子，其實他心中正盤算着實現他的計劃。

「李先生……不是我不許你……你的傷口還未癒哩……如果鬱悶的話，我扶你起身坐坐吧。」鶯子低聲回答他，一面將手扶他起來，怎料他受了重傷，這時候身體比老人還弱得多，坐不穩骨碌的又一下，弄得鶯子嬌氣喘喘，晶汗併出。

「對不起，」敬清紅着臉說：「我不坐了，還是臥着吧。」鶯子掏出手帕揩着額汗，面頰泛起了微微的紅霞，笑着道：「李先生，你的心太急切了，遲幾天

比較好些後才起身吧。」

「這裏是什麼地方？」敬清驀然間伴作奇異地問。

「陸軍高級軍官醫院。」

「我爲什麼會到這裏來的？爲什麼這樣好的對待我？不把我槍斃？」說的時候又無限憤恨的樣子

「李先生，你真是有點孩子氣，動不動便會發怒……」

「鶯子小姐，他們預備將我怎樣辦？」

「唉……」川田鶯子深深嘆了一聲，凄然道：「本來孔樑主張將你……」

「將我槍決麼？但爲什麼不爽悅的實行呢？」

「但是皇軍方面很多長官不贊成……」

「到底他們預備將我怎樣？」敬清又忘懷了自己已經身入圈圍，失却了自由，霍地跳將起來，鶯子連忙一手把他按着，懇懇他道：「靜憩些吧！李先生，不要太於暴氣。」

陳敬清愀然不榮的躺下，閉着眼暗中懷疑不決。

川田鶯子凝神望着他一會，慢慢地垂下了頭，芳容也呈現着憂蹙的縐紋。

經過了幾天的治療，陳敬清的傷勢也就好了很多，勉強可以獨自在房中踱來踱去，有時從窗口望到外面，知道自己被禁于幾層樓高的房子中，幾次他想放大胆量開了房門到外面去，但川田鶯子曾經叮囑過他千萬不要出外，於是他不敢胡亂而爲。

一天的上午，鶯子沒有在房中，倏然房門「格」的開了，進來三個日兵，爲首的操着流利的國語，很有禮貌的躬身說道：「先生，請你到司令部去一談。」

陳敬清睜大眼睛狠狠地看他們一眼，然後也用國語問道：「現在就要去麼？」

「是的，先生。」

「好，就和你們去，看看到底要怎樣？」

爲首的日兵想上前扶他，但他却不願意，獨自走在前面，開了房門，三個日兵持着手槍跟在他後，敬清舉目四窺視，原來是一間巨型華麗的醫院，到處都有面目猙獰的日兵守立着，監視非常嚴密，然而他早已立心置死於外，毫無畏懼的表示。

驀地川田鶯子匆忙的奔上樓來，氣沖沖地對跟着敬清後面的日本辯駁了一會，才頹然扶着敬清下樓，一面慢吞吞地道「李先生，不妨事的，只要他們和你說話時和氣些，免至惹起事非。」

「請你放心，我自會應付這班魔鬼，隨時隨地我都預備死的，怕什麼？」

「李先生，請你聽聽我的好言……」鶯子哀求的說，敬清祇是沉默着向前走。出了陸軍醫院門口，便見有三部載滿日兵的軍車停着，四人跨上車，鶯子眼望着敬清被車載去了，才啞喪着返身入醫院去。

汽車把陳敬清送到日軍司令部門口，才戛然停止，敬清不待他們催促，便首先自己大踏步進去。十多個日兵把他帶到一間秘密的小型房子來，裏面形式像審判的法庭一樣裝置，三個日本軍官正坐着等候。

他們看見陳敬清入來，絲毫沒有半點惡意，笑嘻嘻的起身像迎接貴賓的樣子。

「先生，請坐，」一位滿面鬍子，頭髮光禿的日本軍官和藹的說着，並微伸他的手表表示招呼他坐下：「我們隨便談談。」

陳敬清不客氣地坐在沙發上，那日本軍官從袋中掏出一包香烟，遞到他的面前道：「先生，抽烟麼？」

「謝謝，我不會吸煙。」陳敬清很自然地答。

「先生貴姓？」又一位日本軍官發問。

「我姓李，有什麼事趕快談吧！」

「唔！……李先生病好些麼？」

陳敬清明白他們的好險陰謀，便留意着對答：

「好得多了！我以為你們這樣的對待一個仇人，是蠢笨的舉動！」

「並不是這樣說，像李先生這樣忠勇有為，年少英俊，是一位頂括括不可多得的人物，我們真是萬二分欽佩，這是我們十分應該做的。」

「哈哈：你們的確太過獎了！想我李芸生有什麼好處值得你們如此欽佩？」敬清驟然一陣狂笑。

「李先生的高材，我們早已盛聞，今天想李先生替我們做些少事情，未知肯不肯屈就呢？」

「甚麼事需要我做呢？如果我可能做的話，犬馬之勞也不辭的。」

「那麼好極了！」三個日軍官都十分喜悅的一齊說道：「就是想李先生告訴我們曾經陷害你的同伴……」

「哼！原來如此，殺孔樑是我一個人的行動，完全沒有什麼同伴。」敬清十分囁嚅的說。

三個日本軍官都頓時面面相覷，一會兒，依然微笑着對敬清道：「李先生，你到現在還不明白，我們是想替你報仇的呀！你想想，他們只叫你去死，他們便躲着偷安享樂，你已經中了陷害你的人的計謀了。」

「你們想替我報仇嗎？那最好便把孔樑殺掉，因為他是我的大仇人！」

那個鬍子軍官連忙乘機問道：「你和他有什麼怨仇呢？」

「他和我的怨仇就是和全中國同胞的怨仇！因爲他是出賣祖國的漢奸！走狗！」

「李先生，你誤會了……他是個好人呀！」

「他如果是好人，我便是壞人！好吧！看你們怎樣處置我？」陳敬清怒目盼盼的釘着他們，像預備死神的降臨！

「好！不識抬舉的小子！」三個日本軍官都惡狠狠的霍地立起身，房門跟着開了進來一個日兵。

「把他押出去！」那鬍子軍官命令着。

他們又把敬清押到別個小房來，房的四週佈滿電綫，敬清立刻知道危機的來臨，房正中按置一張佈滿電流的椅子，一切的一切，陳敬清都十分明白。

「李先生，遲早我們都會知道的，不如現在說吧，免至受苦。」那個鬍子軍官很憐憫地說。

「說什麼？」敬清又佯作不知的問。

「我們想知道的，就是……」。一他還未說完這句話，驀地陳敬清迅雷不及掩耳的掏出一把鋒芒的利刃向自己喉嚨用力刺去，頓時鮮血四濺，日兵趕救也來不及。

三個日本軍官也不禁嘆了一聲：「唉！真是英雄……」。一面喚幾個兵士把陳敬清抬往醫院去急速醫治。

幸而陳敬清自裁却刺不中喉管，只刺着頸的左邊，昏迷不省人事，及至徐徐醒來，看見自己又回到醫院的房中，四週異常黑暗，只有川田鶯子在用手帕揩着眼淚。

「鶯子小姐，哭……甚麼？」敬清驚異的問，頸項跟着發生劇烈的巨痛。

「李……先……生……你不要說……話……我並沒有……哭……」。鶯子凄然地回

答，一面把燈掣開了，房裏又充滿光亮。

陳敬清看見她滿面淚痕，不覺自己的心也酸痛起來，他認爲川田鶯子便是他遭難後相識的風塵知己，他才知道日本的男人是野蠻，日本的女子却十分可憐和品性懿德，他覺得川田鶯子無處不惹人憐愛。

然而，他又想起：只有流血，沒有流淚！於是他把心兒一橫，剛毅的說道：「鶯子小姐！我以爲我已經死去了，怎知天下不願人，却還留給我這條無用的性命！嘿！也好，必要時再來一次！」

鶯子倏然甲纖手掩着臉兒，悄悄地飲泣：

「李……先生……我……從……未……見……過你……這樣的……人……明……天……我……我……我……又要……離……開……這……裏……幾……天……你……應……該……聽……我……的……話……啊！」

「謝謝你的誠意，小姐，」陳敬清冷冷地說。

川田鶯子「唉」的嘆了一口氣，忽然又道：「明天請雁子姊姊來代替我看護你幾天，你必須要靜靜的俟她替你治療……」

「你明天要到那裏去？」

「有點事情要到衡陽去，大約一個星期便可以回來。」

「那麼雁子是你的姊姊嗎？爲什麼我還未和他見過面？」

「她是我的義姊，她的工作十分冗忙，那裏有時候認識你呢！好了，明天我請她來，你便會相識了，夜了，你不要說太多話，恐防有傷創口……」

陳敬清雖然十分憤恨，也很感激她，惟又恐被敵人煽感自己堅強的心於是閉上了雙眼不再說話，川田鶯子祇得喚句「晚安」，便離房而去。

第二天的凌晨，陳敬清還沒有睡醒，川田鶯子便偕同他的結義姊妹雁子到房中來，雁子是一位年約廿五歲的中國女子，面容生得十分秀麗，那嬌麗苗條的柳腰，玉潔冰肌，儀態萬千，她和川田鶯子在醫院內，被大眾日本軍官稱爲一對艷麗的姊妹花，東有不少痴情的日本少年軍官，像狂蜂浪蝶的追求着她，然而她的交際手腕十分高明，並沒有使任何一個人會失意的，奇怪的是她沒有姓名，連她自己也不知道，祇是叫別人稱她爲「雁子」，據說她以前的身世是一幕悲慘傷懷的淚史呢！

雁子跟隨川田鶯子到敬清房中來，看見他還睡得正酣，便不欲驚醒他，二人靜靜地搬了兩張椅，坐着等候。

雁子凝望着陳敬清那受了傷而變得慘白的面容，和那印着顯目槍疤的手臂，好一會，心裏倏然像萬針穿刺般酸痛，忍耐不住的眼淚接着流出眼眶，她恐怕給川田鶯子看見，連忙垂下頭用手帕掩着揩抹。

「雁姊！什麼？你覺得不舒服嗎？那麼……」鶯子看見她在用手托着面額，以爲他患了病。

「不！你不要誤會，我並沒有不舒服……」雁子驟然把心一橫，極力抑壓着悲痛的心情，微笑着答。

「雁姊，我知道你了，其實你必定有什麼秘密的心事不願告訴給別人知，我時常見你獨自悄悄地流淚，……」唉！……」她驀地走近她來，很關心地搖着她的手臂，尋求地問道：「姊！難道

對你親愛的妹妹還不坦白的瞞她麼？……姊啊！你有什麼困難的事……告給我知……我必盡力幫助你的……」

「我並沒有隱瞞你，請你不要枉費心思……」

這時敬清倏然一翻身，打斷她倆的話頭，她倆都不約而同的立起身來，鶯子急步走近牀邊，低聲喚道：「李先生……覺得怎樣？」

陳敬清揉擦一下睡眼，忽然望見了雁子，心神怔了一怔，鶯子連忙替雁子介紹，使他更覺疑惑無定，心裏十分驚奇，暗在想：「爲什麼是她？……」

鶯子又說：「雁姊是一位對待病人最體貼的看護，她的一切技術比我高明得多，而且你們都是中國人，真是最好的了。」

陳敬清有點怨慌，他知道雁子對於他的行動及職責都知悉得十分明確的，然而她又怎會來到這裏呢？又怎會爲敵人而工作呢？她不是很英明，很愛國的嗎？他又想起和她臨別時的話，她曾經不斷的鼓勵自己，如今言猶在耳，但人心已變，唉！唉！他愈想愈覺傷感，幾乎爲忿怒而暈厥，他的靈機一觸，爲着了整個計劃，更爲着了祖國，不能不犧牲自己，立刻想出了一個對付的方法，心裏也泰然地當作如常，他那頸項的傷口，在不斷的作痛，只得喃喃地說：「雁子小姐，蒙你答允看護我，真是萬分感激……」

「這是我應盡的責任，你又何必說這些話呢！……鶯妹，你可動身了，勿怠誤要事……」  
奇怪的是雁子也變換了心精。

川田鶯子依依爲戀的離房而去，陳敬清心裏盤算如果雁子認得雁的廬山面目，說出他的真姓名時，惟有假裝不是，極力否認，一面也在暗中窺察雁子的舉動，只見她慢步走到窗前，把那竹簾放下遮掩着窗口，然後走出房去，不久，擎着一個小藥箱入來，打開了取出一紮白紗帶及應用的藥品對敬清道：「先生，待我替你換藥……」

「唔……」陳敬清閉上了眼睛，雁子替他把創口的藥帶解下，敷上了新的藥料，然後用綁帶紮好，房間顯得十分穆肅的清靜，他倆都沒有再說話。

日日如是的沒有異動過了幾天，川田鶯子已經回來了，她急忙的走入房來，這時雁子正在替敬清

治療傷口，她看見他的傷勢已將近好了，很愉快的攬着雁子的粉頸，感謝的說道：「雁姊，麻煩你，要你幾天的辛苦……」

雁子像說笑的打趣道：「那麼你應該怎樣的報答我？……」

「姊想要什麼呢？」

「我什麼都不想要，哈！哈！我祇想你替我做一樁事情……」

「什麼事？」

雁子一把拉她到房門口，低聲說道：「自己姊妹不用說酬謝的話，只願你倆……」

鶯子的面頰頓紅了起來，看了她一眼道：「雁姊真壞！我不依……」

「哈！我去了，原壁歸趙……記着那心愛的人兒吧……」

雁子走後，她到牀邊來喚道：「李先生，覺得口渴麼？」

「謝謝你、不覺得……」陳敬清又想知道雁子的來歷，便問道：「雁子是這裏的護士嗎？她來這裏有多少時候呢？」

「是的，雁姊來這裏已經有兩個多月了……」

「她的姓名呢？雁子恐怕只是她的綽號吧？」

「她沒有真的姓名，她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的名字，唉！提起了她……她是一個很值得可憐的女子哩……」

「奇怪，一個人怎可以沒有姓名的？她又怎會入這裏來呢？」陳敬清在探索雁子來歷的根源。

「她是海軍醫院調派過來的，她的身世，比任何人都悲慘，誰也不會知道的，她曾經暗中告訴我，但也不得詳細，你想想，雁子這個名字。顧名思義，也可知道了吧！」鶯子說的時候很感悲概。

「你可以告訴我你所知的嗎？」陳敬清驚愕地追問。

「唉！這是戰爭的罪惡……」鶯子悲感地嘆道：「據她告給我的真是令人無限的同情和流淚；雁姊小的時候，她的家庭是十分富裕的，宛如于金小姐，父母對她又十分溺愛，如掌上明珠，但在她十歲的時候，她的父親竟然沉迷於賭，而賭運又蹇，不知不覺間把全部家產都被賭底罪惡的洪流所捲噬去了，弄成一貧如洗，後來又因賭債而與別人發生爭執，失手誤傷人命，橫禍臨頭，被警署扣留，判了十五年的有期徒刑，她的母親呢，可憐得很，竟因憤恨和悵鬱而一病不愈離世，遺下了他孤單一個，無所倚靠，但福無雙至，禍不單行，她却被一位堂叔所詭騙，暗中把她賣給別人做歌女，跟隨別人過着無限淒涼苦楚的牛馬生活，過了幾年，她的主人爲着生活問題把她賣給一個商人做婢僕，那商人見他天資聰穎，便收留她作善女看待，她入海軍醫院做看護，也是那位商人介紹的……據說那一位商人結識很多皇軍的軍官……唉！說起來……我年紀小時在日本也曾聽過很多民間流傳的悲慘故事，但是那知在中國還會令人更加淒淒的也有呢？……雁姊的身世，的確使人一掬同情淚……李先生，你們同是中國人，你應該同情和憐憫她才對呢……」鶯子的心情，十分孱弱和柔軟，竟然流着眸淚，「唉……真是可憐……」陳敬清佯作悲感同情的嘆着，其實他的心中知道這完全是虛偽的事實，但是爲什麼雁子又要這樣的說給別人知呢？這時候，無限的疑問浮在腦海中，使他滿腹胡疑。

忽然他又有所覺悟，問鶯子道：「那個商人是誰呢？」

「她並沒有說出名字，她說他是十分仁慈的是她的唯一大恩人。」

停了一會，鶯子感慨的道：「李先生……我從來未見過有你這樣愛國和剛毅的人，我最憎恨男子，因爲男子無惡不作，一功罪惡的根源都由他們鑄成，然而像你這樣偉大的人物，真是令我無限欽佩

……」停頓一會，又說：「……唉！我又想起了……我的母親，又何嘗不是被害於男人的手……」

「鶯子小姐，……你也過於贊獎我了，我的行爲是應該的，是全中國每一個同胞都應有的，這樣算得爲愛國嗎？要知道還有很多比我更愛國的人，凡是中國人，誰都會寧願犧牲自己以爲祖國……哈！哈！……中國永遠不會滅亡的……一個人血流盡了，又一個繼續流血……倒下了一個又起一個……」

陳敬清說得興奮起來，鶯子默默地無眼慚愧和仰佩。

房子裏又靜了片刻，兩人都在緘默着思索祖國的存亡與戰爭，驀地川田鶯子冷笑一聲道：「誰不愛自己的國家？難道我們日本就不盡忠祖國嗎？」

「當然，」陳敬清悠困地答：「盡忠於國家都是每一個人應有的天職，只不過有些野蠻人的心却另有企圖，完全是私人的觀念，戰爭！是爲着自己而戰爭！侵略！也是爲滿足自己的野心而侵略！世界變了，時代也變了，野蠻人已將走到末路了！」

「……」

鶯子苦思也沒有辯駁的話，只是雙眸炯炯的掃射着他，正在這時，房門倏然開了，進來一個青年的日本軍官，眉宇端莊，和顏悅色的沒有絲毫惡意，與別個賊眼恣恣兇神惡煞的有所不同。

「千羽少佐，你來得正好，待我給你介紹……」經過鶯子一番介紹手續後，千羽少佐十分喜悅的和陳敬清閒談，然而陳敬清正步步提防着被人利用，說話時蘊含堅決不可搖動的口語。

「李先生，千羽少佐十分贊頌和欽慕你的英勇，他時常對我說想和你做朋友，想你也推辭他的一片誠意吧。」鶯子介紹後這樣的說。

「是的，李先生超絕的人品的英勇的性格，誰不想與他交友呢！如果李先生答應的話，我真是三

生有幸了。」千羽少佐笑迷迷地說。

「過獎吧！」陳敬清爽侃自謙的答：「少佐既然肯以高貴的身份來和我這蠢笨的小民結交，絕對不會負垂愛之意的。」說完坐了起來，二人熱烈地握手。

「李先生抽烟麼？」千羽少佐拿出一包香烟問道。

「我不會吸烟，謝謝你。」陳敬清微笑着答。

鶯子坐在一旁讓他們相談，千羽少佐自己燃着了一枝香烟，悠閒地吸着。

「李先生從前在什麼地方讀書？」

陳敬清投以奇異的眼光望了一下，然後答道：「在廣州。」頓了一頓，反問道：「少佐來中國有多少時候？」

「我記不清楚了，大約二年多了，太平洋戰事還未爆發我已經來中國了。」

敬清一面觀察他的舉動，一面繼續說道：「那麼少佐爲國家奔走了很多年了？」

「……是的，」說着徐徐的噴出白濃的烟氣，裊裊的升高，瞬間即散。

「LCC」陣陣的白煙很有次序的形成三個字母，川田鶯子沒有留意，陳敬清不覺驚喜交集，看看千羽少佐却微微的笑着。

「李先生，你長久的在房中養病一定覺得很鬱悶，可以時常到後花園去遊覽，散散心，」見鶯子在定眼看着他，於是點了點頭，似乎在說「不要緊我担保，」停了半響，又道：「有暇請移玉步到一〇三號找我相談。」

「好的，謝謝你的關懷。」

「我走了，今晚有個會我要參加，改天再談」回轉頭對鶯子道：「鶯子小姐，好好的服侍我的老

友，不要疏忽了職務。」

「是，少佐……今晚的會我可以參加麼？」鶯子會意的問。

「可以，可以，今晚八時半在俱樂部。」干羽少佐答應了她，再對陳敬清微微一鞠躬，然後出房而去。

「李先生，你覺得他的性情怎樣？」鶯子側坐在牀邊，恐怕陳敬清對干羽少佐趣怪的性情發生疑惑

「哈！哈！不失武士道的作風！」陳敬清說話有點諷刺。

川田鶯子心神不悅，半解半埋怨地道：「你誤會了，我雖然很了在祖國生活，但是我們的武士道作風，我却十分明白，誰不知道我們偉大武士道品格，少佐的性情有點神怪，是因為他年紀還青，孩子氣還未脫離的緣故，譬如你來說，又何嘗不是動不動怒火焚燒，還動雷霆呢！請你不要看日本人總是下賤的」

「我的好小姐，哈！哈哈！你纔是小氣！……好，我又來問問你，你們日本軍閥這次侵華的野心是全世界都認悉的，你又認爲如何呢？對嗎？還是不對呢？」

「唉！算了！算了！我不再和你口頭相鬥了，」鶯子淡然地說：「看你今晚如何罷，」

「今晚做什麼又押我去審問麼？」陳敬清已知道又要被審的了，剛才干羽少佐的話已經有了暗示，但他仍然詐作不知的問。

鶯子惆悵地不答應，陳敬清遽然冷笑一聲道「哼！審判不是審判！做了人的俘虜，還有什麼可說

？」

「什麼事情只要大家屈就一下都會迎刃而解……」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不要再說了，我早已腔有成竹，……」陳敬清睨視了她一眼。

「那麼你認爲我對你另有企圖嗎？唉！唉！原來你到現在還未明白我，……」說不完勝嗚悒感慨，垂下首心裏覺得無限痛割，晶瑩的眸淚不斷的滴下來。陳敬清也不禁黯然而已。

時針很快的已經指到六時了，川田鶯子已經不在房中，陳敬清獨個兒下了牀，斜倚着窗檻，把窗簾捲起，讓晚風吹着鬱悶的腔豁，他不把電燈掣開了，等待來押他的日本兵吃苦一下。

房裏漸漸地愈變黑暗了，他覺獨憑着窗口，熏熏的晚風徐徑吹拂着，外面的天空祇有點點稀疏的星兒，在無力地發射出它們微弱的光輝，街上的戶舖，閃爍着熒熒的燈火，靜寂的他，腦海中浮起了陣陣不可抑隱的思潮……

他在想起雁子，這個奇特的女子，這個神秘得使人不可捉摸的女郎，她，果真是遭遇了不幸嗎？

難道她已經變換了心情？她又爲甚麼在幾天之久都當作自己是陌生人？難道自己認錯了嗎？……

他又追溯到以往的事來了，在廣州時和她的心心相印，曾經在月下花前，立下誓願，但後來廣州失陷，各走西東，以爲是永遠不會相見的了，怎料在黎咀邂逅，再續前緣，他是一個弱質女流，而且父母雙亡，帶着一位年輕的弟弟，飄泊在天涯角落，自己應該保護她，養育她，唉！悔當初不應離開她，免至弄成現在無限惆悵……

但人海茫茫，她又怎會獨自流浪到此？如果她真的有這些同樣的悲慘遭遇，豈不是自己的錯過？

唉……可憐的她啊！……

現在，自己不政認她，而她爲什麼不誘自己？莫不是她真的另有苦衷？不！她如果有苦楚應對自己說明，不應隱蔽……

然而不是自己不認她在先，或者是她爲着自己而不敢破壞自己的計劃？……。混雜的思潮在腦海中不斷的起伏，由悲感而至憤恨，再由憤恨變作憐憫，他欲決定立刻不顧一切

的去找她，但環境的造就又使他不可能，他惟有仰天長嘆：「唉！幻滅！幻滅！一切都在幻滅啊！……」

房裏黑漆的一片，愈顯得他很特別渺小，沉靜，大地便只有沉寂！

淚，他不能流，他能流的祇是血，他曾經在這樣的想着，然而爲了她，他寧願犧牲一切，給他的印像太深刻了，他不能對她不理會，他應該對她剖白自己的心情：他是怎樣的愛她，他不願她受苦，他更不願她受敵人利用！

慢慢地，他拖着沉重的脚步，踱近牀來，無限悵鬱的躺下，夜雖然是可懼，黑暗雖然是令人更可怕，但他不愛光明，他不愛那些有刺的鋒芒底光亮，矇矓間他望見雁子姍姍而來，那淚水凝成的苦臉，勉強假作的笑容坐在牀邊，呆呆地望着自己，他連忙坐了起來，正想拉她問明仔細，但她却離開他不肯近，他不覺驚愕地問道：「啊！你……你不是……」

「不！我是雁子，你不要認錯了……」雁子否認着。

「你……你還想瞞我麼？……你知道我爲你正在悲傷啊！你還是坦白的對我說明你的苦衷，我可以代你解決，我們應該走出這人間地獄……」

「啊！李先生……這裏是什麼人間地獄嗎？……」雁子說時聲音帶點顫抖。

「是的，你看，四面的景象是多麼陰森可怕……」他極力的勸着她：「你說清楚給我知吧！你究竟怎會來到這裏來的？」

「李……李先生……我不能說……我不能……」雁子倏然想起了甚麼似的，吞吞吐吐的

說不出話。

「我是陳敬清呵！你不要再稱我做李先生了……你說吧！你說吧！不要怕！」

「我……我是不能說的呵！……你既然願帶我出這……這人間地獄……你爲什麼現在不立刻帶我呢？……」雁子那嬌弱的纖軀在不斷地顫動她極力哀求着他。

他正想答覆，但房門開了，進來了一個面目猙獰魁梧的大漢，兇惡地喝着雁子：「你來這裏做什麼？快些回去！快些回去！」說着就要動身來拉她，他立刻跳起身來，想救雁子，但已來不及，雁子已被拉出房去，他不禁心急起來，倏然睜目一看，原來南柯一夢，那裏有什麼雁子的芳跡？房裏依然黑黝黝的。

門被推開之後，接着兩道鋒芒的電光閃掠在房中，隱約間看見幾個日兵的影子出現在房門口。

「進來吧！怕鬼嗎？哈！哈！」陳敬清在吃吃地裝笑着，剛才的傷感已經消滅，憤怒的火焰又開始在心胸間焚燒。

「先生，請你把電掣開了吧！」

「這樣胆小如鼠，愧爲大丈夫！」說着把電掣開了，五六個日兵一齊入房來，陳敬清不待他們說話，便泰然地說道：「去吧！不用說了，又是那麼一套而已。」

「是，是，先生……」

俱樂部是專供給日本高級長官及偽政府職業的娛樂場所，在市中心區的風度中路，是一座巍峨矗立的大廈，裏面有舞池，游樂場，賭場和餐廳，十分奢華熱鬧，然而六樓却是日本軍官們聚會的地方，有會議廳，秘密暗室，多少無辜的市民，被人誣告而在這裏暗中被害，這是日兵侵犯我國的一種獸行，給我們有永遠不會忘記的深刻印象。

一架灰黑色的流綫型汽車停在門口，陳敬清被幾個日兵押到六樓，這次的審判與前次不同，主審的是一個偽官員及幾個日本軍官，那位偽官員生得肥壯肚凸，看來十分像一個典型的太胖子，干羽少

佐也在座，川田鶯子坐在一隅呆呆地發怔，面兒青了又白，可見她正在萬般的驚慌着。

陳敬清向他安閑地笑了一笑，那胖子迎上前來，笑嘻嘻地伸出他粗大的手，欲與陳敬清相握，陳敬清對他早已十分討厭，只是交叉着雙手，睜大了眼對他道：「貴姓？我還未認識你！」

「嘻！小弟名叫孔樑……李先生恐怕早已認識我吧！」胖子說時眨一眨眼，似乎十分得意。

「哦！是你麼？……哈！哈！陳敬清歡喜欲狂的想莽動，忽見千羽少佐搖搖頭，他才極力抑制自己激憤的心情。」

「李先生，對不起一次，人來，」孔樑奸猾的頭腦倏然靈機一觸，命令着日兵搜查陳敬清。

「沒有問題，照例應該。」陳敬清任由他們搜身，始終一無所獲。

「李先生，隨便坐坐，自己人不必客氣。」

「自己人！」敬清冷笑一聲，「你是什麼身份？我怎能和你稱爲自己人？」

「李先生不失英雄氣概！」孔樑任由他咒罵，還在伸出大姆指，在稱贊他。

「爽快些吧！死死生生，還是快些判決！」陳敬清不客氣地坐在沙發上說。

孔樑用手撫着下腮，在廳中踱來踱去，忽然站立問陳敬清道：「你知道嗎？司徒傑已經命歸黃泉去了。」

陳敬清爲他這句話無限愴痛，然而他咬牙切齒的問道「他死了便怎樣？」

「可惜得很！又失却了一位伙伴……」

他說來原是無意，不料陳敬清却爲弦外有音，怔了一怔，低下首不說話。

「唉！早知我孔樑害死這許多朋友，不如死去還好……」孔樑在假慈悲的說道。

「是的，死去還好，但爲什麼你又不死呢？」

「唉！我死有什麼問題，但是爲着祖國，爲着同胞我怎能不理會！」

「爲同胞！爲祖國！哈！哈！何必說這些違反良心的話！」

「李先生！有很多人還未明白我，以爲我是害國殃民的賣國賊，其實，我爲了同胞辛苦了多少時日！還有人想謀害我，唉！李先生！你想想，如果沒有我孔樑在從中說情，多少人怎會死裏逃生？」

「你也會說這些話。」

孔樑很傷感地躡近了陳敬清的面前，低聲對陳敬清問道：「李先生，司徒傑死得如此冤枉，你有甚麼感覺呢？」

「嚶！你害死了他還問甚麼？」

「唉！不是我害他的呀！是指使他的人害他的，你想想，是不是？」

「我來問你，司徒傑是怎樣遭害，是否又被你捉了去槍殺？」陳敬清壯着胆反問。

「他麼？唉！十分可憐，那晚模糊間看不清楚是他，到天明時才在柱頭發現他的屍首，死得很慘，如果我知道是他，也不會……」

「哼！你這個殺人的魔鬼，殺了人還在懺悔麼？」

「是的，我現在有點懊悔……」孔樑在嘆息着搖搖頭。

陳敬清很疑惑地看着他，好一會，他又道：「李先生，我知道你會憤恨我，是嗎？」

「當然，全中國的同胞那一個不在罵你。」

「唉！我又不能剖白，……」好吧！李先生，待我送你回醫院去。」

幾位日本軍官都莫名其妙地望着孔樑，尤其川田鷺子，更覺意外的驚奇和喜悅。  
「爲什麼？不審了嗎？這樣便宜我？」陳敬清站立起來問。

「像李先生這樣英俊的人物，我們怎有資格來審判呢！祇要李先生能夠明白我，那我死也安心了。」說着拖着陳敬清下樓，陳敬清回轉頭望望千羽少佐，只見他沒有甚麼表示，也便從容跟着孔樑落樓。坐在汽車上，陳敬清閉着口不說話，他明白對方正在用軟化的手腕對付自己，他暗中在躊躇着。汽車很速的疾馳着，頃間便回到醫院來，孔樑很關心的偕着陳敬清上樓，到房門口才說聲晚安離去。陳敬清舒一口氣，自己倒了杯開水飲下，然後躺在牀上反覆盤算着應付的計策。

冒子峯上機槍聲不斷地响着，大炮也跟着隆隆的開放，陳敬清從夢中驚醒，聽見外面人聲浩蕩，嘈囂混雜，在槍炮聲形成的交響曲之下，還隱約聽見軋軋的飛機馬達聲，陳敬清明白是盟機來轟炸，他覺得十分愉快，獨自捲起窗簾，看見外面長空藍蔚一片，已經是九點多鐘的時候了，有六架盟機在盤迴在天空中飛翔，排爲V字形，在搜索目標投彈。

這時川田鷺子慌慌張張的入房來，驚懼的喚道：「李先生，趕快和我到地下防空壕避一避吧，看情形飛機就要向這裏投彈了……」說時上氣不接下氣，芳容失色。

陳敬清微笑了一下聳一聳肩膀，慢慢的道：「何必大驚小怪？慌成這個樣子，死不是死，有什麼問題呢！你自己走吧！我不去了。」

「李先生，很……危……險……啊……你聽……機聲愈來愈大了……」

「哈哈！那麼你走吧！飛機就要投彈了。」

川田鷺子勉強壓制着過度驚慌的心情問道：「你果真不走？」

「是的，我決不走。」

「然你不肯走，我也不走，大家一齊死在這裏！」鷺子已改變了態度，堅強地說。

「你幹嗎又不走？」

「我要盡我的責任，我不能讓你獨自留在這裏送死。」鶯子說時十分鎮定的走到牀邊坐着。  
「你不怕死嗎？像你這樣高貴的身份，死得很可惜！」陳敬清蹣跚到牀邊坐在她身旁這樣說着。  
「你纔死得不值！一位大名鼎鼎的愛國英雄，死了有很多人會爲你哀念，在替傷懷哩！」鶯子昂

着首回答。

驟然轟隆一響，震動窗扉，火藥的氣味充滿空間，川田鶯子芳心禁不住卜卜地跳，眉宇蹙着，她望望敬清，看見他依然安閒地笑着。

「李先生！炸彈就落在後面啊！」鶯子靜靜地對他說。

「落吧！落多兩個好……」

果然話還未說完，轟！轟！的炸彈聲在四方八面不斷地响着，鶯子瞪了他一眼，不再說話。

「鶯子小姐，你怕嗎？」陳敬清關懷地問。

「不！我不怕……」

「鶯子小姐，你對待我真好。」陳敬清心情忽然有點感動。

「我對你有什麼好？」鶯子淡淡地說：「你一向都對我發生疑竇……」

「我現在很明白你……你能諒解我以往的錯過嗎？」

「你現在明白那就好了。」鶯子氣憤地說。

「是的，請你原諒我。」陳敬清挨近她，一手在撫着她那幼絲絲的柔夷，哀求的說着。

「我隨時隨地都原諒你，我知道你的性格剛強……」鶯子那花弱的少女心情，已經軟化下來。

陳敬清一手輕攬着她的纖腰，說道：「鶯子，你可以說是我的恩人……」

「你不能這樣說，一切都是我應該做的。」鶯子不知不覺地把面兒倚偎着他的胸膛。

外面的機聲已經漸漸遠了，他倆還在喁喁相談着。

陳敬清俯望着她那姣艷的美貌面兒，心裏有點莫明的陶醉。

「李先生，解除警報了，」川田鶯子然候離開他，像關心甚麼似的急出房而去。

外面人聲紛紛哄動，陳敬清從窗口望出去數，祇見一處巨大的火燄在空中搖動着，團團的黑烟散佈在空間，漲漫着每一個角落，天昏地黑，日色無光。

好一會，川田鶯子嗒喪的回來，陳敬清急切的問他道：「炸中了什麼地方？」

「第一火藥庫各座炸燬，司令部後面也中了一枚炸彈，還有幾處我不清楚，據說藤田中將也被炸傷了，我真奇怪爲什麼炸得這樣準確？」

陳敬清暗裡自喜，表面却怕惹起她的怨恨，沒有什麼顯示。

「鶯子。這裏不是有一個花園嗎？」

「是的，花園裏清靜幽雅，你想去遊覽嗎？」

「我想今晚請你借我去遊遊，未知你肯不肯答應？」

「好吧！今晚我和你去，祇不過你遇見了長官們不要鬧分岔子。」

陳敬清笑着道：「我必定聽你的話。」

鶯子也十分欣喜的道：「我有些事出去，今晚再來見你。」

「好的，不麻煩你，你去吧。」

火爐似的太陽疲憊地漸漸向西山沉下去，高空金黃色的浮雲凝結在天邊，像一條威猛的火龍在蠕舞着，都市的黃昏，公路上堆滿了散步的人羣，悠閑的在聯群結隊漫遊着，他們忘懷了陷入敵人的鐵蹄下，還在偷歡尋樂。

陸軍醫院的後花園十分寬大，四邊用高高的白牆圍着，有各色不同的花朵，也有密密的叢林，假山石，小池，石像，是一間人工製造的美麗花園。

這時候，有一對青年男女並肩漫遊着，每經過一種花的面前，女的必定像介紹似的說那種花的名字，及讚揚它如何的美麗，男的也像在洗耳靜聽。

「李先生，這一朵美麗嗎？你看，它是多麼鮮艷可愛！」女的指着一盆薔薇花裏的一朵剛開放。

「你覺得它美麗，我也覺得它美麗，你覺得它可愛，我也覺得它可愛。」

「你不怕他有刺麼？」

「你既不怕，我當然不怕。」

女的嬌笑着一手搭男的肩上，他倆巡迴的到各處遊覽了一會，在一座假石小山後的草坪。

黃昏溜走了，那皎潔的月娥冉冉地顯出面龐，發射出純淨而明亮的光輝照耀着草坪上的他倆，像替他倆罩上了玻璃衣裳，閃影着眩目的光芒。

「鶯子，不知爲什麼我今晚心情特別愉快，覺得甚麗都是美麗，你看，那嬌媚的月兒是多麼令人可愛！」二人斜倚着假石山，陳敬清左手輕攬着川田鶯子的香肩，忽然觸景生情的說着。

「是的，我也有同樣的感覺。李先生，你看情景是多麼幽雅清麗……」

「鶯子，你以後不要叫我做李先生，祇叫我做清好了。」

子的纖軀靠着陳敬清的胸膛，二人岑靜的默想着。

「鶯子，我想起了一件事情來了」敬清偶然道：「你不是說過你的母親是一個可憐的女人嗎？你現在告訴給我聽他的身世好嗎？」

「是的，但是我不想說給你聽。」鶯子似乎不願意的樣子。

「鶯子，我很同情你，我知道你有苦楚的。」

「清！」鶯子驚愕的抬起頭，「我本來對你應該坦白，但是我怕令你傷感。」

「不會，我絕對不會悲哀，你說吧！」敬清催促着。

「唉！」鶯子沉下面來，「說起來，我母親的事我不願向任何人披露，但是你，我祇得破題兒第一次，……………」

「大約是戰爭還未爆發的前十多年，我的母親在上海X中學教書，那時雖然有軍閥割據和擾亂，但上海也算是太平無事，我母親孑然一身，從小就沒有了父母，靠着自己的天聰及才能艱苦的過活，在教書時她已微有貯蓄，生活也過得去……………」

「然而她又怎會和日本人接觸呢？原來那間中學是日本人所創辦，同事多數是日本人，我的父親川田親野就是教務主任，他爲人忠直，品性順良，行爲高尚，和別的同事不同，且做事沉毅，認真，和我母親相見了不久，二人便發生情愫，但依照日本的族例，男子結婚必須在故鄉舉行，女子則可不必，於是我的父親他不能例外，便偕着我的母親回到神戶去……………」

「結婚後，二人十分恩愛，過了一年，便生下了我……………」

「但好景不常，我父親又被奉派到上海去任回原職，我的母親不願離開她，也和我跟他教書，不料那間中學，校長心懷不軌，對母親早已垂涎，時常在沒有人的時候用狡猾的口語向她挑撥，引誘，母親忍不住告訴給父親，父親聽了却非同小可，立刻找他大罵一頓就是這個原因，不久我的父親便被

人密告出賣祖國的軍事秘密而被調回東京，不久即被殺，噩耗傳來，我的母親哭得死去活來，暈倒幾次，原來這間中學的設辦是想誘惑中國青年的心理……………」

「那校長更惜玉憐香的時常慫恿母親，以圖滿足慾望，但母親對他早存忿恨之心，決定了報復之

計，託人把我帶回神戶交給一位堂伯代爲養護，她便獨自悄悄地懷着一管手槍，俟機替父親報仇，但天不憐人，計不得逞，殺不死仇人，而反被仇人所害……」

鶯子淚珠潸潸而下，悲慟與忿恨湧溢在心頭。

「後來你的堂伯便帶你來中國嗎？」敬清也悲感的問。

「是的，後來我長大了，想替死去的父母報仇，但後來打聽，知道那萬惡的仇人已經被中國人所暗殺我也只得罷了。」

「唉！天憫恢恢，害人的人始終也會被人所害。」陳敬清感嘆着。

鶯子還在滴着眸淚，陳敬清掬出手帕和她揩着。

「鶯子，告訴我，你的母親叫我甚麼名字？」

「她覆姓上官，單名一個芬字」

「鶯子，不要悲傷了，總是我的不是，要你說出惹你傷心……」

「清，……」鶯子仰起了面兒。

「什麼？……你有甚麼不適嗎？」

「不是，清，你會憐憫我嗎？……不知爲什麼我看見你覺得十分愉快。」

「鶯子，我不但憐憫你，我還十分愛你……」

鶯子已經停止哭泣，那俏麗的面兒揚起了笑容，纖手緊捏着他的肩膀，他也攬着她的苗腰，二人情不自禁的接近了咀唇兒深深吻着。

大地是多麼沉寂，那圓如鏡月兒是多麼秀麗雅潔，晚風薰暖的徐徐輕吹着，他倆的靈魂兒已經凝結在一起，雙方的心聲在隱約間聆見，血脈在不斷的奔流，一段熱烈的情氛洋溢在他倆的心頭。

空氣由靜穆而緊張，情感由吸引而忘懷了一切。

宇宙間驟然傳來了陣陣悠揚悅耳，凍腕動人的歌聲，他倆才驚奇地脫開了口唇，微笑着靜悄悄地聆着，歌聲是多麼美妙，清晰，二人都聽得很清楚，心情起了大大的感動。

漸漸地，歌聲由高而低，聲浪充溢了整在花園的每一個邊隅。

愈聽愈覺淒切，那嘹亮的首韻還可以辨別出歌詞：

月淒……清……大地是一片寂靜……

……的……歌聲……

……掀起……我……無限……愁……情……

……可愛的人兒……

……還……記得……我倆時刻都在一起……

我……何處不為你創造的新生……命……

……往事如烟……飄……幻……難……摸……

如今已是……花落……隨……風……飄……零……

唉喲……我徘徊流淚……有誰來……同……情……

「這是雁郊的聲音！」鶯子跳了起來。

「我們且聽下去，」敬清已被歌聲所吸誘。

……我雖有……萬般……情意……

也只能……傾訴……在夢里……

無……限的……淒……涼……苦……楚……

又像……是……誰在……挖……我的……心坎……

水流……漂泊……

何處……是……我……的歸……宿……

月……淒……清……

……大地是……一片……寂……靜……

……如今……是……天……涯……海……角……

……茫……茫……

……茫……茫……

歌聲忽高忽低，倏然停住了，陳敬清心情受劇烈的震動，惘然欲失的想向歌聲响處跑去，但是——種奇異的聲音不禁使他楞然立着了。

「好！好！再來一個，再唱一枝！」鼓掌聲夾着男子的話聲。

「我不唱！你專討人便宜！」是雁子的回答聲。

「我底親愛的，你真是令人可愛到極了，祇聽你的歌聲，你那副嘹亮的歌喉，已經令人飄飄欲仙了。」

「我怎值得你這樣誇獎？」

「哈！哈？再唱一枝好嗎？」

「不！」雁子像不願的說：「我又不是什麼名歌艷后。」

靜一會又聽見雁子道：「樑！你剛才不是答應和我到俱樂部嗎？現在去吧！」

「你不喜歡在這裏？清靜不是好過嘈囂嗎？」

「你又想借題倚賴不去了，我一定要去！」雁子像在大發雌威。

「好吧！我和你去。……」

於是一陣格會的脚步聲，由近而遠了。

陳敬清認得這是雁子和孔樑的聲音，心裏不由起一陣狐疑，心裏十分寧痛，想轉出叢林跑出去看清楚一切，但是川田鶯子站在身旁，他只得黯然消魂，呆呆立着。

「清，你覺得好聽嗎？」鶯子待脚步聲遠了，才問。

「是雁子唱嗎？我却認不出，唱得真是動人哩！」敬清詐作不知的假說着。

「雁姊真是一位高能的女子。」鶯子讚揚和仰佩的說。

「夜深了，我們回醫院去吧！」陳敬清茫然拖着鶯子，二人慢慢地靜靜歸去。

上了樓，陳敬清獨自快快的入房中，房裏電燈還未開着，他正想伸手去找電掣，驀地有一個影子在他眼前閃動，使他遽然驚訝起來。

「誰！」他大胆的喝着。

「哈哈！是我呢！」

「息」的一聲，電燈着了，房裏特別光亮，千羽少佐在欣然自若的坐在牀邊。

「少佐深夜到來有何貴幹？」敬清正提防着有人偷聽，若閑地問。

「沒有甚麼事，不過覺得無聊找你談談而已。」

千羽少佐燃着了一枝香烟猛力地押着。

「啊！你看，今晚月色特別明亮哪！」少佐倏然望着窗外的明月，感喟的嘆着。

「少佐今晚心情這樣興勃。」

「看見明月就思起故鄉，我離故鄉屈指算算已經整整三年了，年老的母親不知現在生活如何？唉！身在異國的人，真是另有感覺呢！」千羽少佐挨近了窗，有着無限的愁緒。

「少佐真有點詩人的氣慨。」

「我從前是十分喜歡寫寫文章，吟吟詩詞的，但現在却完全不感興趣。」

「這是環境的遷變，性格也跟着改變了。」

「不錯，我現在想起來童年時候的快活，時常手不停的學人寫作，……而現在……人大了……心也變了……甚麼都變了……」少佐說時感慨萬千。

「少佐，像你這樣爲國立功，將來前途遠大，還愁甚麼呢？」陳敬清安慰着他。

「現在已經十二時了，我不再騷擾你了，」靜了一會千羽少佐看看手鏢說，

「沒有問題，我每晚都是三更後才睡得着。」

千羽少佐伸一伸腰，道聲晚安出房去了，陳敬清反覆的記着，剛才他所給的訊號，他有點奇怪，千羽少佐給他的全是喜訊，心情也欣慰起來。

夜深了，一切的景物都像安憩在夢鄉裏，絲絲的夜露輕罩着大地，茫茫的隨着晚風飄飄。

這時候，俱樂部裏依然電炬滿照，人羣交集，熱鬧哄哄，賭博的賭博，跳舞的跳舞，他們都在沉迷淫蕩漁色，紙醉金迷。

陣陣的爵士音樂充溢在舞池的四週，環繞輪迴，霓虹燈發射無數的光芒，閃耀着一對對翩翩起舞的舞伴底臉龐。

有一對最惹人慕煞的舞伴在跳着舞蹈，男的是一個大胖子，粗大的左手緊攬着女的纖腰，肥大的

身軀緊靠着她。

舞曲停了，他們雙雙向餐廳走去，找個卡位坐下。

胖子笑嘻嘻的對他的女伴問道：「雁子，你想吃甚麼東西。」

「隨你意好了，我甚麼都想吃。」

胖子喚僕歐送兩杯牛奶咖啡及一碟蛋糕，二人都各自吮呷了一口。

「雁子，我倆到外而傾談好嗎？」

二人起身走出露台來，白露佈滿空間，月色和星光都很模糊，望見下面街上人悄悄，沒有半點兒

聲息，只有屋裏哄哄的嘈雜聲。

「雁子，你日間上工作很忙嗎？」胖子忽然發問。

「不見得很忙」雁子望着他答，一會，問道：「樑，我看。你近來好像有點憂愁似的，你究竟有

甚麼心事？」

孔樑被她的話掀起了愁緒，緊握着她的纖手一會，倏然鼓起勇氣問道：「雁子，你……你愛我

嗎？……

雁子微愕的反問道：「愛便怎樣？不愛便怎樣？」

「雁子，……你知道我是多麼愛你啊！……我真是愛你到極點……你說，你說愛不愛我」

「唉！我怎會不愛你呢？」

孔樑瘋狂般雙手攬着她，那生滿密密鬍子的口像針刺的吻着她，的面頰，雁子任由他狂吻了一會

，才輕輕的推開她。

「你看你好像癲了！」

「是的，我愛你愛得發癡了……」

雁子紅了臉忸怩地倚偎着他，二人又長久的接了一個吻。

「樑，夜露很重，我們入裏面去吧！」

「雁，我有些事情告訴給你知……」

「什麼事？」

「我想退隱到別處去。」

「真的」

「我想不再幹這些勾當了，你贊成嗎？」

「我當然贊成」雁子喜悅的答：「其實我早已想你改過自新了。」

「……」

孔樑沉默着，雁子拖着 he 回到餐廳來，各自飲了騰餘的咖啡。

「雁，還要飲嗎？」

「我不要了，你想要你便自己叫多一杯」

「不，我也不要……」

「那麼走吧！現在已經一時了。」

孔樑付了帳，二人踏出俱樂部門口跨上汽車。

照例先送雁子回去，司機不用孔樑吩咐，便向着陸軍醫院的路綫駛去。

「雁，你肯答應和我一起走嗎？」孔樑像哀求的雙手輕捏着雁的肩膊。

「走？到那裏去？」雁子拐轉頭奇異的問。

「現在還未決定，你肯答允嗎？」

「唔，……待我考慮考慮……」

「怎麼？……你不能現在答應嗎？……」

「是的……」

「雁，這證明你還是不愛我……」

「你還在狐疑？」把面兒緊貼着他的胸懷，「你怎說我不愛你？你如果再迫得我難堪，我便真的不愛你了！」

說着詐嬌的給他一個白眼，孔樑連忙賠個不是。

汽車突然停止，已經到達陸軍醫院門口。

「雁，明天答應我好嗎？」

「明天再說。」

孔樑不敢問，扶着她下了車。

「好了，樑，你回去吧，當心露很重呢！」

「雁，明晚我來約你好嗎？」

「怎好意思再麻煩你，我們還再在俱樂部見面吧！」

「雁，祝你晚安。」

「晚安。」

露很厚了，似乎有點像晨曦的霧，一輛汽車在白茫茫中漸漸消失了。

是一個幽黯寂寥的午夜，陳敬清睡在牀上輾轉不能成寐，心情上起了矛盾的變化，不知是憂鬱，抑或是歡悅？他，又有點莫明的迷戀，陶醉………

驀然間，由遠遠傳來隱約的爆竹聲，接着，整間醫院內外都起了哄哄的騷動，有急促的脚步聲，也有唉！唉！的嘆氣聲。

大地上的一切景物都在甦醒了，街道上時時傳來了「打倒日本鬼………」的响亮呼喊聲，陳敬清不覺詫異起來，然而他還不敢莽動，他在靜靜地聽着外面的呼喊口號；

「日本鬼投降了！」

「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了！」

「同胞們！不要再懼怕，不要再畏縮，日本真的已經向盟國屈膝投降了，同胞們！我們快些燃爆仗慶祝這光榮的勝利………」

「這流血的勝利！」

陳敬清驚喜的跳了起來，連忙開着了電燈，大着胆開了房門，走到外面，祇見人跡已渺，所有的日本軍官員都不知逃到那裏去了，每一間病房都是空洞洞的，連病重的日本軍官都溜走了，他們怕會受到中國人報復的凌辱，甚至有性命的危險。

陳敬清樂極忘形，他在想日本鬼子已經惡貫滿盈了，日本鬼子的末日到了，偶然想起了千羽少佐，但到他的房中，也不知到那裏去，外面，還傳來了威嚴，雄偉的凱樂歌聲，更使他的熱潮奔到極點，一羣羣的同胞排成了長蛇般的隊伍，在高舉着火把，照耀得滿地通紅，男的拖着女兒，妻子，一

齊在高呼吶喊！一齊在歡迎勝利之神的降臨！

陳敬清一口氣跑落樓下，却給十來個漢子把他圍着，舉起了拳頭想毆打他，霍地一個青年漢子跳了過來，兩手分開了羣衆，高興地呼聲：「陳同志！我們來迎接你！」

「啊！朱同志！幸虧你們來得及時，否則他們還當我是漢奸辦呢！」

朱逸華搬了張椅高站起來，當面對着羣衆解釋陳敬清的身份，當大家知道他是一個愛國的英雄，都投下了敬仰的眼光，有幾個頑皮的兒童，還燃着了爆仗向着陳敬清的身上拋來，弄到陳敬清滿額大汗。

羣衆在高呼着：「歡迎我們英勇的義士！」

陳敬清想說話也說不出來，他忽然想起一件事，匆匆地向樓上跑去，一面回頭對朱逸華道：「你領導他們到別處去呢！這裏已經沒有人了。」

於是羣衆的嘈雜聲，由近而遠的到別處去了。

話說過來，當川田鴛子知道了祖國失敗投降的訊息，她覺得十分痛苦，她是一位愛國熱情的少女，她知道亡國的怨恨，她更明白做亡國奴的恥辱。

在頹喪的心情之下，她並沒有逃走，像木鷄般呆坐在房中，聆見外面勝利國的人們在歡呼，相反地增加了她無限苦感。

愛國的熱情在心胸間奔騰，澎湃，使她起了一種消極的觀念，堅決的到棹邊拉開了抽底，取出了一把鋒芒的利刃，雙眸炯炯的發出無限的恨火，釘住這把將以作自裁的武器。

「祖國啊！我川田鴛子對得起良心！也對得住你！今天！我的自殺，總可以給同胞們知道亡國的恥辱！亡國的痛苦！」

她壯大了胆，惡狠狠地撥開了衣扣，顯出那豐腴的少女胸膛想刺入去！

然而，她却想起了一件事來，一個人在臨死的刹那，如果還有知覺，一定會想起以往的事，會對以往的事起了憤恨或依戀的心情，當她想起了陳敬清那英俊的面龐，那偉大的愛人，心情却忽然柔弱下來，手中的利刃被她那顫抖的纖指震動着，愈覺可怕，微微的放鬆了手，鏗的一聲跌了落地上。他呆了，她木然地發呆了，像僵屍一樣的立着，她覺得大地的景物都十分可怕，十分恐怖。她又想起了在陰間的父母，渾身在戰慄的發抖，「哇」一聲竟然哭了起來，整個纖軀倒在牀上，啾啾的獨自飲泣。

倏然，陳敬清愛國的偉大品格使她更覺得自己可恥，更覺得自己無用，她停止了流淚，愛國的心潮又焚燒起來重新在地上抬起了利刃。

她極力壓着思潮，緊閉着雙眸，暗中喚了一聲：「可愛的清！偉大的清！我去了，……我……去……了……請……你……莫……記……住……我……」

說着把身一橫，執緊了手中的利刃向胸膛插去。

一隻壯健的手急速地捏着她的玉臂，自裁的計劃便告失敗。

她驚愕地拐轉了面一看，原來並非是誰，就是陳敬清。

「你……你幹嗎？……幸虧我來得及時……鶯子……你為什麼自尋短見？……」陳敬清十分驚愕地問。

「清，放鬆你的手，請你不要理會我！」

「鶯子……你……你不要如此悲觀啊……」

「不！我已經決定了要自殺，我不自殺便對不起祖國，清，你如果愛我，你應該讓我……」

鶯子，聽我忠誠的勸告，你這樣的舉動是極蠢笨的是毫無意義的！」陳敬清莊嚴地說，一面搶了她手中的利刃，拋到幾尺遠。

鶯子微愕一會，定一定神問道：「清，你還未明白我自殺的意義，你難道想我做一個不忠不孝的壞人嗎？」

「你這樣自裁便是盡忠盡孝了嗎？我認爲你應該考慮一下。」

「我已經考慮過了，我的父親是多麼愛國，而我……」

「是的，鶯子」陳敬清解釋的說：「你的父親當初被人誣讒害死，而他這樣的死，一方面是冤枉一方面也可表明他是盡忠於國，而你這次自殺，是沒有絲毫價值，鶯子，你得明白，世界只有正理才能成功，強蠻的人始終必歸失敗，雖然，日本是我國的敵國，但我們在正義的立場來判斷，誰不知道它是世界上的野蠻國家？誰不承認它想吞併全世界？所以它如果不滅亡一次，重新把民族的思想改變過來，那麼人類的前途便不堪設想，你愛你的國家，你應該對它這次滅亡抱樂觀的態度，你要讓你的國家成爲世界上正理的國家。」

川田鶯子靜靜的聽着，心情由衝動而變爲紊亂，由紊亂漸漸安定下來。

「鶯子，你是聰明的，你想想我的話是錯的還是對的？」

川田鶯子沒有回答，面孔顯得很慘白，像受了很大的刺激。

「鶯子，你的理智太脆弱了。」敬清說着扶她躺在牀邊，「你休息一下吧！」

「清！」鶯子倏然坐起來，要求他道：「請你送給我一張照片。」

「你要來留念嗎？」陳敬清詫異地問。

「是的，我現在就要走了！」

「你要走去何處？」

「說不定，多數是回到神戶去。」

「鶯子你爲什麼要離開我？」陳敬清凄然地問。

「清，你是一位偉大的愛國英雄，我很自覺慚愧，我是一個亡國奴，我怎有資格配得起你？」

「你爲什麼說這些話？」陳敬清在埋怨的說。

「我現在想起來了，雁子是一位可憐的女子，你應該多多安慰她……」

「雁子？」

「是的，雁姊。」

陳敬清手有點顫抖，鶯子提起了雁子，使他心情陣陣隱痛，昂起了頭，腦海中徘徊着她底影子，惘然呆立着。

在平時，鶯子對他神態的驟變必發生懷疑，而現在她底少女熱情的心已經冷淡了，她偶然想起了她的計劃急切地輕推一下他道：「清，給我一張相片，快些！」

陳敬清木然地像失了知覺，在衣袋中掏出一張照片給她，祇聽見她說聲：「謝謝」便頭也不回的走出房去。

「鶯子！鶯子！」陳敬清不覺喊了兩聲，却沒有聽見回答。

在靜靜的房子裏，孤寂的他頹然躺在牀上，陣陣矛盾的思潮在衝動，他有時自言自語：「鶯子！你就這樣離開了我麼？」然而他祇是這樣說，他也不知自己說什麼。

「雁子……」驀地一躍而起，要去找雁子，他以爲抗戰勝利了應該去會見她，互訴別離的衷曲……

當他走出房門口，不覺又遲疑了站着不動，他又想雁子在這裏嗎？會不會到別處去呢？最後決定還是先去找一遭。

「陳同志！你害我找尋得辛苦，躲在這裏幹嗎？」

陳敬清連忙轉首一看，原來是邵容亮。

「對不起得很，邵同志，有什麼事嗎？」

「現在已經天亮了，我們回總部去再說吧！」

「等一會去好嗎？」

「爲什麼？現在不能去？」邵容亮詫異地看着他。

「是的，我有些事。」

「什麼事情這樣重要？」

「請你等一等，我要找一個人。」

「快些，不要攔延了時刻。」

陳敬清匆匆地到各房子去找雁子，然而芳踪已渺，全院的職員都已逃走一空，祇得快快不樂的和邵容亮離開醫院，回到黃田壩福來館總部，各同志都歡悅的和陳敬清握手。趙文燦微笑着道：「陳同志，你這次不屈不撓的風格，上峯大爲嘉獎，就是我們也對你十分欣賞！」

「趙同志，你說那裏話來？想當初我沒有得到各位同志的贊同，便獨自莽動，至鑄成此錯過，並且……可憐的司徒同志還是我害了他的……」陳敬清頹喪地躺在沙發椅上。

「我們很明白，陳同志，」趙文燦道：「司徒同志和你的舉動，雖然是錯的，但是司徒同志一時急切報仇，罪過並非歸於你……唉！以往的事，不要提及了，我們的伙伴，死的死，活的活，總算留

存這條命看得到勝利的來臨，已經是萬幸了就以你來說，你滿身都是傷痕，幾次死裏還生，你想，人生是多麼渺茫呢……」

「方同志呢？爲什麼不見他？」陳敬清看見各位同志都安然無恙，獨不見了方康，詫異的問。

「剛才我們接收的部隊開進韶關市來，就派員請我們去司令部，方同志代表先去，等一會他便會回來。」

正說時，方康已經欣然踏入廳門，各人都問他事體如何。

「這裏的敵僞官員及一切大小漢奸，除逃亡了一部份之外，被我們監視着的已經全部被扣留起來，哈！哈！他爲作惡多端，現在末日來了，懊悔也來不及了。」方康吸着香烟坐在沙發上稍作休息，一面歡喜地說。

「方同志。」陳敬清挨近方康問：「孔樑那奸賊，捉到了沒有？」

「他嗎？我們暫時不捉他。」

「爲什麼？豈不是讓他遠走高飛嗎？」

「因爲我們還有些重要的事情，未辦妥故此不能不放走他。」

陳敬清知道這有關國家的重要秘密事件，於是不再追問下去。

然而，他偶然又想起一事，問方康道：「那位 A 號同志現在在那裏呢？」

「你說的是不是千羽少佐？」

「不錯。」

「他另有任務，暫時也不能和我們相見。」

陳敬清沉靜一會，趙文燦走近來一把拉着他的手臂道：「陳同志，你跟我來，我有點事和你商量

。』  
二人慢步走到一間房子來，趙文燦首先問道：「你在醫院的時候，和那位川田小姐很相稔的嗎？陳敬清怔了一怔，他明白身負這重大的任務，在何時何地都不許談戀愛的，尤以和敵國女子相戀是一件極危險的事，也是有犯團體的條例，嚙嚙着答道：「是的，那位日本女子川田鶯子。」

「聽說你和她曾經發生有一段羅曼史，是嗎？」

「唔………是的………」陳敬清紅着面容，心兒不斷地跳着。

「她對待你很好，你對她也很感激，是嗎？」

陳敬清莫明其妙的想着他爲什麼要問得這麼奇怪，答道：「不錯，我願受大衆的處分。」

「哈！哈！我不是責罰你，只不過可惜你爲什麼後來又放走她。」

「她要回到日本去，我不能勉強留她。」

「唉！陳同志，她對你的功勞真不少啊！」

「我知道得很清楚，謝謝你的關懷………」說到這裏，陳敬清忽然反問道：「趙同志，你知道那位

叫做雁子的女看護的來歷嗎？」

「雁子？」

「是，那位中國女子。」

趙文燦遽然大笑一會，很秘密的道：「她，我知道很清楚。」

「那麼，你說給我知吧。」

「現在，不能給你知，不久的將來，你便會知道的。」

「爲什麼這樣秘密？」

「是的，我們出去吧！大約都出動到外面去。」說完，站立起來，開了房門，陳敬清祇得跟着回到大廳來。

南國的冬夜，北風呼呼，寒氣迫人，華麗的五羊城，也顫抖畏縮的變成靜穆岑寂，街道上除了「篤！篤！篤！」的更鼓聲和小販們的顫叫聲外，一切都停頓了，風，在冷淒淒的空街裡狂號着。

在中華北路的中段，有着一幢粉白牆的幽麗別墅，這別墅的主人是一對新婚夫婦，感情和篤，恩愛甜蜜，這時候，廳中仍然充滿光亮，傭人們已經休息了，祇有這對恩愛的夫妻還在娓娓相談着。

「雁，我們結了婚已經有兩個多月了，我想明天偕你到香港去旅行，你認為好嗎？」

「明天就去嗎？太急切了，樑，去香港和在這裏也差不多，不過你如果要去的話，後天才去吧！」

「雁，怎麼？你不想去香港嗎？」

「我並不是不想，我們明天收拾了行李。然後再去訂購兩張船票，後天才去，這樣又不必要匆匆忙忙，豈不是很好嗎？」

「雁，你真是一位高明的女人……」

外面風吹得很大，樹影婆娑，發出沙嘩的響聲，愈是深夜，天氣更覺寒冷，他倆緊緊地相攬着，相吻着。

孔樑覺得自己心兒不斷地震動，他驚悸起來，戰慄着打了一個寒噤，輕輕推開雁子，急促走到窗邊來，外面黑漆陰沉，愈覺得景象恐怖，他微微地吹了一個口哨，立刻幾個影子晃動，躍到窗下。

「首領，有什麼吩咐？」

「今晚恐怕會出重要的岔子，你們小心些四面巡視，不要疏忽絲毫。」

「是，首領。」

孔樑伸一伸懶腰。壯你壯胆子，重覆回到雁子的身旁，雁子覺得他舉動有異，問道：「樑，做什麼？」

「沒有什麼！……」孔樑雖然這樣答着，但他仍然覺得十分驚慌，他莫明其妙的極力抑壓着恐懼的心理，想了一想，對雁子道：「雁，請你替我取枝白蘭地來。」

「你要飲嗎？這樣夜了，還是休息去吧！飲酒會有刺激的。」

「是的，我想受點刺激；雁，你替我去取吧！」

雁子疑惑的取給他，他發狂般一連飲了數杯，薰醉得昏昏地倒在沙發上，一會兒，站立起來手足鼓舞一會，攪着雁子狂吻不放，身軀左搖右擺，雁子連忙扶着他。

「樑，你醉了！」

「哈！哈……是的……我醉了……甚麼都忘記了……」

驀然間，他用力的咬了雁子的香唇一下，雁子又痛又怒，連忙用手推開他，怎料他站立不穩，跌倒在地，腦袋碰着牆壁，發出巨大的響聲，竟然裂開了。

雁子驚愕一會，定神望着這奇怪的現象，他驚喜得跳起來，急速在牆邊拾起一個堅硬的紙球，拆開看了一會，然後密袋好了，無限欣悅的走到電話機旁，取起聽筒，撥了一個電話，對方立刻有聲音發問：「誰？」

「L C C。……事……成……証……獲……速……」她祇簡單的說了幾個字，芳心卜卜地跳動着放下聽筒，忽然聽到一種巨大的喝聲：「雁，立刻把紙球交回來！否則槍下無情！」

她驚慌地拐轉面一看，祇見孔樑惡狠狠地拔出手槍指着她，原來孔樑的頭光禿禿的，裝上一副科學製這的假腦袋，現在跌力過猛，竟把假腦袋碰碎了，連密藏的紙球也滾了出來，而被雁子所獲悉。

這時候，雁子力持鎮定，她決意寧願犧牲了性命，不能交出了這重大的文件，而且，幾個月來，歷盡艱苦，甚至和他成了夫妻，也是想獲得這件秘密的證件，現在這出乎意料之外的收獲，豈能交還給他？爲了祖國，這個罪惡昭彰的害國賊，應該受正義之制裁，夫妻之情，在這時也不能說及了，於是冷笑一聲答道：「笑話！你這個萬惡不赦的奸賊！死期將到了！還在夢想麼？」

「不用多說！立刻交出來！」孔樑的額上冒出点点的汗珠。

「我絕對不會交還你的！爲着了全國的同胞！爲着了正義！你休再妄想！」

孔樑步步迫近她來，將手中的手槍揚了一揚，怒目睜大着道：「你究竟肯不肯交出？」雁子泰然地不答他。

「快些！我的手槍就要射出子彈了！」

「那麼你開槍吧！」

孔樑急急發抖，他知道強迫沒有方法了，倏然跪在地上，哀求道：「雁，可愛的雁啊！就算我是罪惡多端，請你看幾月夫妻的情面上，交還給我吧……」

「嚙！你以爲這樣便可以感化我麼？現在，老實告訴你，我爲着證件已經犧牲了我的一切，你以爲我愛你嗎？我恨你，比全國任何一位同胞更恨。」雁子將手交叉在胸前，冷冷地說。

「啊！……原來……如此……唉……多可怕……可怕的世界啊！」孔樑面上顯得青白。

驀然間，他還想拚命爭取奪回他那秘密的紙球，把心一橫，霍地跳到雁子身前，用手槍直指着她的胸膛，睜大眼睛，無情地喝着：「立刻交出來！」

「休想！」雁子爽快堅執的答。

「砰！」的一聲响，雁子應聲倒在地上，血流如注，然而雙手還緊緊的保護着衣袋托那個紙球。孔樑擊倒雁子後，熱烈憤激的心情却冰冷了，他又開始發抖，定呆着望了一會，身染鮮血的雁子，手裏的槍已跌在地上，心裏懺悔起來，他是最愛雁子，然而而今却被他親手把他槍殺，霍地，他跪在她身旁，垂下首，揮着眼淚。

「可……愛……的……雁子……啊……可憐……的……雁……子……啊……」  
「這位殺人不眨眼的魔鬼也悲慟的在流淚。」

「唉……雁啊……我現在懊悔也來不及了……我害了你……你……你死得多麼偉大啊……」孔樑麻木的跪着，渾身在顫震，他在懺悔，哀泣。

然而，現在懺悔已經遲了，一個作惡多端的人，終於被正義所控制着，孔樑這時候，倏然覺得眼前黑沉沉，很多位被他殺害的人都鮮血淋淋的出現在四週，他們都向他索命，還有司徒原和司徒傑兄弟，在咬牙切齒的指着他咒罵，他覺得手足顫抖，口瞪目呆的，跪着，然而，恐怖的景象不斷出現，忽然他覺得宇宙的一切都在旋轉，眼前的盡是面目猙獰的魔鬼，使他驚悸的暈倒了。

大地，除了風在怒吼外，一切都沒有聲息，這幢僻靜的別墅愈顯得孤寂，裏面，愈顯得特別恐怖。十多輛汽車在黑暗的街道上奔馳，瞬間在中華北路停着，數十個兵士架着輕機，擎着槍，悄悄地把這幢別墅重重包圍起來，孔樑所有的手下都束手被擒，一位年約廿歲的女郎帶了十多個兵士，急忙直入裏面，祇見雁子倒臥血泊中，孔樑也昏在地上，於是命令兵士把孔樑細縛押上汽車，她便在雁子身上搜獲那秘密的文件，緊密收藏好了，便親自用汽車送雁子往醫院治療。

天剛破曉，一位學生裝束的女郎匆匆地從中華北路奔向小北路來，到了觀音山脚下的一間大廈，推門而入，裏面齊集着五六個青年，女郎從懷中掏出一張文件，交給趙文燦，趙文燦立刻稍理裝束，



在一間巍峨的大醫院里，三樓的一〇二三號房中，睡着位臉色慘白，口唇灰黑，眼眶枯澀，將近垂死的傷者，她的胸膛被紮着潔白的崩帶，身軀不能動彈絲毫，眼睛頹喪地閉着，呼吸有點不自然。漸漸地，她朦朧中看見一個肥碩的影子蠕動着，一忽兒溜進房來，驀的跪在她的床前，他的眼淚奪眶而出，滾滾的流在面頰上。

「雁子……饒我……恕我……」

「樑……是你嗎？……」她極力發出疑問的聲音。

「雁啊……我害得你好苦啦……我現在已懺悔莫及……」他的聲音是顫抖的

，震動的……

「樑……祇要你能夠懺悔便好了，人是沒有不會做錯事的。」

「雁，但是，我懺悔也來不及啊……」

這時，這個胖影子站立起來，她看看他的臉孔，嚇了一驚，的額頭已經凹了下去，臉上刻滿可

怕的皺紋，口唇青色，宛若一個荒野的厲鬼！

她大喊一聲，睜大眼睛，看不見有什麼可怕的景物，那個胖影子已經不見了，房里仍然是空洞洞的。

然而，她底心里依然存着剛才那受了驚的餘悸。

房門開了，進來了何羽芳，她走近她的床沿上坐下，看見她的臉孔在發青，呼吸很急促，心里像掠過一重暗影，感傷把眼淚幾乎惹出來了，幸虧她極力忍耐着。

「劉同志……你覺得怎樣？……」

劉素蕪微微地睜開眼睛，望了望她，並不說話。

「我底親愛的同志，你的功勞真不少啊！」何羽芳說着，在衣袋掏出一份日報，摺着一段驚人的新聞指給她看：

「……日本女間諜川島芳子昨被捕……大漢奸孔樑今晨槍決……」

劉素燕看了祇淒然地笑了一下，這時，陳敬清忽然出現了，他像瘋狂地撲到劉素燕的面前。

「燕啊！你……怎麼樣了？……」陳敬清伏在她的床邊悽然地說，何羽芳勸阻

不來，祇得黯然神傷的離開了這個房間。

劉素燕望着陳敬清那消瘦的臉容，沒有想到自己的生命在危險中，却流出眼淚來，傷感地說：「

清，你看你自己弄成什麼樣子了？……我……你不要再想吧……往事，像雲烟一樣剎

間消逝了吧……還依戀什麼呢？……」

「不！燕……我們應該還有一段美麗的生活啊！我們應該快活地享受這殘生……」

「清……爲了國家，我們寧願犧牲自己……是沒有什麼希望的了……」

……但願來生有緣……」

劉素燕說到這里，已經不能作聲了，呼吸由急促而至停頓，這時，趙文燦和方庚帶着各位同志進

房來，他們看見劉素燕已經悄悄地離開人間了，大家都流着悲傷的眼淚……

「燕……我的燕……你就這樣離開我麼？……燕啊……我……」

陳敬清由號淘大哭而至喉子吵啞着哭不出聲……

房里的空氣是靜穆的，祇是屋外，却下着如泣如訴的絲雨，天空異常昏暗，大地，一片沉寂，一

切的灰黯景色，都象爲屋內那位偉大的犧牲者哀悼！  
(全書已完)

偵探鬥智小說預告

李斯探案

仇章著

死

鈴蘭著

紅皮

穗珊著

廣東偵緝王

夏秋冬著

毒海屍山

夏泰來著

血染美人魂

中華民國柳錫麟著 拾遺月陸日

贈送

法務部調查局  
資料室

分類號 657.7

著者號 3623 C.1

登記號 19076



019076

# 仇章創作小說目錄

號情報員正集(上下集)

號情報員續集(上中下三冊)

號情報員連圖畫集(共五冊)

支那間諜網全集

號勳章(遭遇了支那間諜網之一)

站(遭遇了支那間諜網之二)

廣州間諜戰(遭遇了支那間諜網之三)

香港間諜戰全集(上中下三冊)

遠東情報部(香港間諜戰之一)

神秘潛艇(香港間諜戰之二)

山磯櫻子(香港間諜戰之三)

忠節之間(香港間諜戰之四)

飛天間諜

國家圖書館



004636949

五十一

東京玫瑰(一二三四共四冊)

東京玫瑰連圖畫集(上中下三冊)

黃色戰犯

秘密任務(全集)

偵探王

李斯探案(全集)

征服者(上下冊)

夕陽無限好

月當頭

連環扣

無聲的收音機

(以上各書均有錄音機)